

寶祐重修琴川志

重修琴川志卷第十一

敘文

文以紀述詩以賦詠而實事賴以詔後垂遠者蓋於此有攷焉  
常熟爲縣自梁碑揭於招真唐詩題於破山而鴻筆麗藻之士  
繼踵而作實昉於此殆不可以不錄也故作敘文

碑記

常熟縣宰題名記

常熟爲縣其來久矣舊爲毗陵郡南沙至梁改爲常熟自梁歷  
唐迄于僞吳幾數百年前尹是邑者姓名莫或紀錄故不得而  
考宋太平興國中錢氏以圖籍歸于京師始於縣令蔣文懌至  
元豐初知縣宣德郎劉拯求得其姓名凡四十二人列之板牘  
置於廳壁自此來尹者至則書之觀其間相繼登金門上玉堂

羽儀臺閣正位樞極蓋翩翩焉未見其止余因承乏慮版榜不足以久於是命工鐫之于石立于廳之左闕者補之庶爲不朽之傳宜觀名列以勸方來俾尹是邑者知夫儒之效愷悌及民延福百里庶幾乎刊石而無愧也紹興二十一年九月魯國公曾慎記

續題名記

上方駐蹕臨安於時吳門視周畿內漢三輔唐同華我舊京之陳鄭也衣冠之所鱗集甲兵之所雲萃一都之會五方之聚上腴沃壤占籍者衆雖前代與全盛時猶不可同年語府邑之事宜其倍稱況府庫之出納獄市之浩穰蓋不待較而知者環府之邑五而常熟居其望焉時主客以戶計者八千九百七十有二今五萬一千三十八夏賦金錢爲緡二千八百其幣帛疋合

萬二千六百而奇弗詳秋租穀粟七萬六千餘斛乃今折帛爲  
繒者十萬二千三百而斛財損其舊二千邑之事其倍稱何如  
哉今其邑從事於民者如是而邑復瀕海道直故疆沂密登萊  
全齊在望刺利規恢舟師所宿則實居今日之要害風檣連林  
夜嚴震海資糧鉅萬以日饋給營繕百項以時調度苟有不至  
責且乏興若民兵之事又如如是重以府所倚集版籍輸委風雨  
寒暑不踰比爲令者材若不濟負罪投劾而去者頂背相望也  
則壁記之不列何以自警朝夕庸少愔乎映不佞爰來亦旣年  
所事定得閒始閱次中興以來爲令者至映之名氏授受月而  
日之鑱石壁端以告來者噫令秩北京寺月奉逾二萬廩逾四  
斛歲入圭田直過六百石其顧一已之利害去就而不思其責  
之塞將不特能禍其身千室之邑亦必有受其弊者而映其敢

志卷第二  
二  
墮哉今吾邑之人或知映不敢墮也率以淳厚簡孚交相爲治  
倘如是愒日庶乎列名下方其無辱若夫邑之望則有巫咸所  
止之山泰伯所葬之墟言偃所居之里龔景材所表之閭其風  
俗之美猶可概見而邑之升置凡附於府者有職方氏在故不  
記記其今昔之同異云淳熙元年邑令陳映記龔頤正代

縣丞題名記

琴川吳郡之劇邑也民賦之庶戶口之繁非他邑比以累政大  
夫數更易而貳令者類不得少休漑再轉而丞茲邑又適多事  
之秋攝事幾年所謂松竹佳趣乃變爲鞭笞之地庭槐無存廳  
宇壞漏俱未暇過而問焉茲幸令尹葉君來此年餘百廢具舉  
政平事簡僚佐得以少安遂可留心悉與葺理皆成綸緒獨不  
見有題名記心竊疑焉因灑埽書齋得二斷板於塵埃間拂拭

視之乃其記也歲久字泯漫不可覽殊失所以重前賢之意易以琬琰而刊前後賢者之芳字予亦得以託不朽顧不幸與嘉定改元歲在戊辰首夏望日錫山張漑記

### 主簿題名記

邑令丞而次有簿古職員令也掌凡邑之簿籍勾稽之事糾正縣內之治外此無責職若其簡然豈知戶籍有升降產稅有去留悉關筆削一或不謹則墮吏奸民且受病矧琴川繁劇甲於中吳去臺府纔三舍遠財賦分督牒訴委洪檄命驅馳靡日不殷職亦未爲簡也汝郈冒承茲乏汲汲捄過自惟無足以傳後惡有所謂光於前者試求前人之名氏稽其行事以質其窮通而壁記闕然漫不可尋究訪之故老僅得今尚書蕭公而下十有三人焉前乎此者莫知也將立石以紀之或乃謂人材短長

政事臧否民言士論足可以印惡用是爲哉余應之曰公議誠足信然閱歲滋久名且不著實將安存故知今之所訪已若此余恐後之訪今蓋不如今之訪昔也奚以詔方來僉曰然迺鑒諸石嘉定戊寅十一月初三日雲間趙汝郛記

### 縣尉題名記

縣有尉居丞簿下然號劇曹而縣令埒歷代選用常艱其人疆者作聰明苛察操切以擾吾民弱者不勝任縱奸長惡以害吾民其當官以威惠稱職聞者異時以之宰邑刺史司察一道皆可判然迎刃而解常熟爲浙右壯縣地鉅事叢吏猾民奸並江濱海而東界爲盜藪古有二尉分治長老傳聞廢置歲月無攷爰自合并以來舊矣雖仕于此者材名文士往往間見然未聞有卓然超越爲當世聞人者用是奔走巡徼日不暇給率弗遑

問其遠者大者此壁記所以不立而前事之師後事之鑑來者  
泯無觀焉今尉黃君應酉建安奇士也繇始蒞職洎茲垂滿寬  
而栗威而不猛加惠黔庶芟鉏豪強黠吏束手受制所隸弓兵  
不寒而慄部內賊發輒搜捕得其主名遠鄉隣境藉其威聲巨  
奸大盜漸以屏息今茲盜賞踰格將換京秩行且飛黃騰蹋脫  
迹泥蟠而強弩之末猶賈餘勇植志夙邈去如始至大懼題名  
未創無以傳後自我作古勒茲堅珉余見其材諳之華政事之  
美嘉其替之迫而請之堅也於是乎書奉議郎知常熟縣事徐  
次鐸嘉定元年記

社壇壁記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民爲貴社稷次之臨民所重莫先於社稷  
也常熟之爲邑亦古子男之國於邑之西所寄以奉社稷之祀



五經元覽  
禮約義

許少一字  
味字元本

皆頽垣敗屋壇壝墮圯任古至官之初會春祀莫違展俎豆之事以薦此誠念何以報神休而答陰貺越歲方鳩工而治之其所費不謀于公帑不假之民力亦取其有罪眚而不麗於法者命贖之壯者獻其力富者助其資卒無異詞始于今年之孟秋報成於冬初其壇壝垣屋爲之一新雖無華麗亦使邑人知社稷之重察邑官之所存焉紹興甲戌冬十月縣令陶任古記

### 修社壇記

昔人語爲宰以謂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先民人後社稷以見二者俱重而其事不可易爲宰者先民後神固有次第而治民事神又自吾身始蓋繇身以及民由民以及神本末相貫初無二理故身正而民治民治而神立于以修祠壇嚴祀典廼其所也淳熙庚子冬陳君來宰常熟其始至也胥吏眊然按牘紛然

民情繚然色色頽弊待我糾剔窮日之力猶恐不迨何暇及于  
他事然而陳君不然區處數月皆有條理民且就蘇陳君曰事  
無不可爲在人耳次年夏淫雨不止農畝告病以謂開闢之權  
神實司之顧典祀之重莫若社稷今其壇壝不葺門宇不全神  
且皇顧民將焉於福是輟經費僦工徒督治之不旬日間圯壞者  
以固欹折者以整圻墁堦闕者以飾旋旋然一還舊觀人心忻  
快以爲不圖復見此以是知鬯薦有所寓祈報有所歸其厚于  
神乃所以庇於民也然而陳君繇身以及民繇民以及神誠得  
設施之本知先後之叙者也予稔聞盛舉嘉陳君之政表裏兼  
濟自有次第未易以淺淺窺測用紀其實以詒將來俾得稽考  
云是歲秋七月二日朝奉大夫尚書吏部郎中詹儀之記

修社稷壇記

開禧三年春常熟縣令闕雪川葉侯凱奉辟命來宰是邑始至  
有事于社稷侯往與祭顧壇壝之隳圯屋宇之荒蕪慨然語諸  
僚曰昔言爲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二者俱不可無也今祈報  
之祀廢而弗舉神將焉依民不受福坐視其廢而弗葺可乎前  
人不相與相是役者何僚曰侯未之知爾常熟爲吳會劇邑前  
乎綰縣章未幾而去者踵相接也或以財賦不辦去或以獄訟  
不理去或智及之力不能勝之又以廢事去惴惴追責猶不能  
免奚暇他及侯以爲不然天下事未嘗無興廢人實爲之夫有  
邑則有民有民則有社豈有宰堂堂之邑先畏其難不爲之計  
乎於是莅事以勤行己以絜聽訟以公待人以恕利民者興害  
民者除始若悶悶不快人意侯守之不惑居數月果以政報上  
下晏安百廢具興社稷之事似可以次第舉而侯猶以爲未也

先是縣有學歲久繕治不時傾闕欲壓乃命諸執事者諭以民  
爲貴社稷次之之意予欲先修學以訓民諸君盍相率以董成  
焉蠲吉鳩工不戒而踰月而殿廡增麗丹陽公之舊室湫溢無  
容膝地又從而廣其居學校爲之一新又明年始議所修以社  
稷嗟夫社稷之剏立其來遠矣記載不存歲月無所尋究修於  
紹興二十四年之冬十月至淳熙八年又修之以迄于今者三  
十載而侯又修之凡物之有興替固不偶然獨侯所謂人實爲  
之信不誣矣侯以儒術飾吏事尤通於世務是役也斷斷規模  
亶惟素定不陋不奢悠久是圖不亟不遲恬安是務舊趾築土  
爲壇旁上皆甃也雪霜風雨之餘易以動拔於是更以石寸竹  
之椽若將壓焉悉命以木易之垣分中外低者高之墁者飾之  
靡罅弗補靡隙弗周煥乎偉哉觀者駭目經始於嘉定二年秋

八月告成於冬十月既落囑應酉爲記應酉何人哉弗敢謝不能君子謂是舉也有可書者三方其始至講明農祀不忘本也一宜書及其欲修首及鄉校不先神也二宜書迄于已成費捐公贏不及民也三宜書春秋之法有一善必書舉而三善備烏得不書於是乎書十月二十五日乙卯迪功郎平江府常熟縣尉巡捉私茶鹽礬兼催綱黃應酉記

社壇記

端平更化之歲山陰王君燾來宰常熟始至召邑之故老而問政焉曰久矣此邦之不獲乎上下也故老則曰前宰孫應時後皆有以自取也君愀然作色曰是吾邑化未始更也乃新學宮飾教令謂子游邑人也別爲宇爲像祀之收言氏諸孫於農圃而教焉招四方之士若邑之秀子弟而學焉士風以變民聽以

聳而以為猶未也昔太伯之有國於此也禮遜之俗推重天下  
今渡江百年授田無法制賦無藝民無常產則無常心宜也乃  
通邑而經界之以倡五色而猶以為未也有田必有役而役莫  
便於義合公私高下為之十餘年不止仁聲義氣充塞一同大  
綱小紀具在方冊比及三年教化興而賦役簡士歌於學民舞  
於塗今日之事有大於是者乎設壇以祀社稷而風雷雨附焉  
皆本於朱文公鄂州社稷記俾來以圖請於郡太守曰予至之  
三日檢視壇壝之不如法者命有司修飾畢具又去淫巫之幻  
以惑衆者暮年之間人用安業歲以大熟餘非不樂此而不為  
也祀典之不恭而老佛是徇民義之不務而巫覡是虔余甚不  
便於此乃掃地而更新之以莫春庀具季夏乃畢將以八月中  
辛集吏行事俾民與觀焉子其誌之遂雖以不文為解然心許

之會聖上不以為不治易郡甬東還家未幾則令已被命升帑  
轄而進諸朝徵余文益力余惟文公所記一本政和新儀而類  
禮有書始自通典終於嘉定新禮往往詳於裸獻陟降而畧於  
壇壝面嚮有所謂社東稷西風雨少却皆北嚮者有所謂同壇  
而共牲者於圖疑未合而未有以證也抑聞之禮曰郊社所以  
事上帝也又曰社者所以神地道也意者吾先聖王郊所以祀  
天人君用之社以祭地諸侯用之惟天子為能祀郊故得望祭  
百神若諸侯則止於社稷故勾龍棄以功配風雷雨師以其陰  
陽晦明及百物者因類而致之上不敢擬於太社王社之制下  
不與群姓立社齒其樽罍有數牲幣有式至於車服之微因其  
尊卑小大咸有科級報本反始禮之至也而別嫌明微於禮之  
中又有禮焉誠能積精致感於盱眙之間則於天乎不僭何憂

乎釋老盡心竭力於襁褓之務則於神乎無諂何憂乎巫覡自是以徃風俗成而氣習厚有以他道惑民者鮮矣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今之爲此庶乎其善治國矣故特書之以示更化善治之本恤民祀神之務而於祀典禮經因有攷云是歲十月朝散大夫煥章閣待制前知平江府王遂記

重修琴川志卷第十一



重修琴川志卷第十二  
學

丹陽公祠堂記

平江府常熟縣學丹陽公祠者孔門高第弟子言偃子游之祀也按太史公記孔門諸子多東州之士獨公爲吳人而此縣有巷名子游橋名文學相傳至今圖經又言公之故宅在縣西北而舊井存焉今則雖不復可見而公爲此縣之人蓋不誣矣然自孔子之沒以至于今千有六百餘年郡縣之學通祀先聖公雖以列得從服食而其鄉邑乃未有能表其事而出之者慶元三年七月知縣事通直郎會稽孫應時乃始即其學宮講堂之東偏作爲此堂以奉祠事是歲中冬長日之至躬率邑人學士大夫及其子弟奠爵釋菜以妥其靈而以書來曰願有記也熹

惟三代之前帝王之興率在中土以故德行道藝之教其行於近者著而人之觀感服習以入焉者深若夫句吳之墟則在虞夏五服是爲要荒之外爰自太伯采藥荆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臨之然亦僅沒其身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於上國其俗蓋亦朴鄙而不文矣公生其間乃能獨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語言類皆簡易踈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爲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旣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減明之賢亦其意

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矧今全吳通爲畿輔文物之盛絕異曩時孫君於此又能舉千載之闕遺稽古崇德以勵其學者則武城弦歌之意於是乎在故熹喜聞其事而樂爲之書至於孔門設科之法與公之言所謂本所謂道及其所以取人者願諸生相與勉焉以進其實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如公者出而又有以一洒夫媮懦憚事無廉耻而耆飲食之譏焉是則孫君之志而亦熹之願也公之追爵自唐開元始封吳侯我朝政和禮書已號丹陽公而紹興御贊猶有唐封至淳熙間所盼位次又改稱吳公云五年六月甲申朝奉大夫致仕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朱熹記

常熟縣重建學宮記

常熟縣學之始圖乘放失僅有屋梁書至和紀年餘無所考慶元三年縣令孫應時以言游里人也始祠于學新安朱子既爲證其事寶慶元年祠遷于學之左而孔堂闕壞弗不加治今令會稽王煥始至大懼無以崇化善俗約縮浮蠹踰年更而正之屬邑士胡洽胡淳庀其役以孔廟居左廟之南爲大門北爲言游之祠又東北爲本朝周子張子二程子朱文公張宣公之祠以明倫居右東西爲齋廬四以館士爲塾二東以儲書凡祭器祭服藏焉西以居言氏之裔通爲屋二百有二十楹而爲垣以宮之且增田四百畝有奇歲助公養之費凡言氏之裔官爲衣食而延師以教之別爲田五百畝以給其費白于郡于部使者爲廩以貯之經始於端平之二年之冬竣事於明年之秋迺八月

丁亥釋奠于新宮屬郡人葉輔之叙其役以求記於了翁竊惟朱子嘗記子游之祠矣如魯論所載二三事皆發揮無餘藐茲孤陋安敢復措一辭然嘗讀禮書而竊有見焉因記廟學之成併附其說夫檀弓不知何人所作而一篇之書獨於子游極其稱譽雖於孔門諸子率多譏評又以言曾並列其是言而非曾者非一幾若偏於抑揚然即其書以攷之大抵當典禮訛闕無所考訂之時人之有疑弗決者以質諸子游故前後典禮所關者十有四皆以游一言爲可否亦足以見其爲時人之耳目雖汰哉叔氏一語若譏之而實尊之然則游以習禮列于文學茲其爲文爲學蓋三代典章之遺賴游以有存者嗚呼信其爲豪傑之士矣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於曾門蓋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之於孔子

進而稱子不敢氏退而稱仲尼不言子其次亦有既子且字如  
閔子之等不一二人或子或字者又數人然淵弓至游夏最號  
高第字而不能子也有子曾子子而不得字也就二者而論則  
字爲尊蓋子雖有師道之稱係于氏者不過男子之美稱耳故  
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禮運字仲尼而名言偃至於子思字其  
祖孟子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無敢以爲疑仲  
尼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僅十有二人而游夏  
諸子之門人亦各字其師相承至于漢初猶未敢輕以字許之  
即是而觀則子游以句吳孤遠之士遂得字而不子以列于高  
第之目此又豈易易然者今吳門密邇行都而常熟爲壯縣有  
如游之北學洙泗遂以習禮輩行顏閔寥寥千載間豈終無其  
人耶或者狃於習俗未有以自振我朱子旣嘗表其事以風厲

之子又何言獨惟山川風氣古今猶夫人也誦先聖之書服先賢之訓嗚呼其必有聞風興起以無負建學尊賢之意者士其勉之端平三年十月戊戌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臨邛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實封三百戶魏了翁記

### 教育言氏子孫記

按琴川圖志言偃字子游舊宅在縣治之西唐開元追爵吳侯本朝升爲公慶元間令孫應時即學宮建祠于明倫堂東偏後令遷其祠祀事弗飭有識嗟惋今邑大夫王燭移書諭余曰聖道藁蕪心甚愧之今且一新矣東廟西學前殿後祠真薦攸序旣順且嚴嘗訪公裔孫則降在編氓罕修儒業由是即新學西齋扁曰象賢聚言族子弟其中縣給贍養之資買書延師朝夕訓導

擇齒長者主公祐字又慮歲月寢遠美意難繼則爲之節冗費  
得緡錢六千三百買田以畝計者四百有五十歲收米以斛計  
者三百有八十庶貽永久願有記焉余歎息曰是舉也可謂知  
禮矣禮天之經地之義人道之所由立而國家所以恃爲元氣  
也昔者夫子與於蜡賓實有感於魯喟然發嘆子游遂問禮而  
夫子歷言上古中古與後世之變而斷以禮之廢興子游凡三  
問而夫子三答皆所以極言禮也異時燕居從容子游子張子  
貢侍縱言至於禮而子游又發領惡全好之問夫子然之攷諸  
檀弓所載以曾子之任道尚推子游爲習禮其褐襲一節則曾  
子慊然自知其過與他所論禮皆精入毫髮獨聖人之傳至於  
論子游之門人則謂僅可當洒掃應對進退之末而本之則無  
然則知本斯可謂知禮此正夫子所以大林放之問而未可以



子夏之論小之也且子游吳人也太伯端委以治周禮其源流有自來矣而況講習於洙泗之間巍然在四科之列武城弦歌之風回視斷髮文身羸以爲飾者其氣象果何如故子游之言曰直情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品節斯湏之謂禮嗚呼一日無禮則淪入於夷狄甚可懼也故始之創祠知禮也後之遷祠廢禮也今王君大修學宮祠先賢而教養其後裔於是乎能復禮而言氏子孫藏修其間者又能夙夜服習則禮之興也其庶矣乎傳曰禮不明則上下昏何以長世然則斯舉也於國祚亦有關焉是不可以無述廼爲之書嘉熙改元四月癸未朝散大夫試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袁甫記

歸政鄉義役記

役以義名美意也古者百里有宰比衆寡治政令實惟下士不爲居之榮人仰之且尊厥後井牧廢官爲限田之豐嗇而別貴賤定賦之登降而等貧富量役之久近而均勞佚法猶去古未遠自豪民挾詐猾吏舞文寄名竄籍並緣爲奸一經代更百計規免事力雄者以役近告歲月遠者以產簿辭謀訴紛然互角已勝甚而閭門不相愛宗族不遑恤況鄰里鄉黨乎且役非不義而民至不樂爲如避讎怨吁可嘆已雖然其來有繇也里有水火盜賊之變上於正縣有供億科配之煩下於正正一身尸數責力且弗逮其費可知視昔豈不戛乎難哉吾里正久闕人往往坐此將領葛君號鄉望族慨然倡爲義役甚盛舉也於是載盟凡一十七人得田四百三十有八畝歲計所收三百斛捐產者計其貲受輸者董其事以歲之入贍歲之費使里無闕政

家無失業人無競心行之當時而公施之後日而便蓋一舉而  
美具抑義矣夫廼移書於攀爲我誌之攀聞而喜曰舍傍有此  
義事是烏可亡紀竊惟天下之事難於成而易於毀興於暫而  
隳於久勢使然也矧在令甲助役雖聽民便一有詞焉法即沮  
格葛君行及瓜茲役成義達于鄉伊經始之力若夫期之悠久  
可行又在乎同盟相與維持勿替初意葛君名觀字利用云嘉  
定三年二月初二日朝奉郎監登聞鼓院張攀記

義役記

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斯言也爲分田制祿言之也後世經  
界不正利害所關抑有出於井地不均穀祿不平之外者非役法  
云乎哉古者地有上中下之分而可任也者以是爲差又家毋  
過一人歲不過三日是故力役公而民不憚司徒之職廢大東

之詩作役之病民也久矣蓋自經界紊而兼并興於是乎產有貧富力有強弱長民者惟知役民之力以奉乎已不知計民之產以均其役富者強者徃徃幸免而貧且弱者莫或遑息仁政吾不得而見之矣若義役之利力公於衆而不弊於偏事定於豫而不失之驟行之以不忍人之心其庶乎然非接乎經界之後則貧富之不失其平而強弱之莫究其實雖欲行之不可得已平江爲東南會府常熟爲平江壯邑物衆地大吏黠賦殷政以是厖山陰王君始至會郡太守右文殿修撰張公嗣古取嘉定經界成例盼諸邑君以未施信於民難之越明年乃始奉命釐其舊而新是圖旣巨室無詭寄之欺小民無抑納之患貧富弱強瞭然在目乃遠稽乾道之詔近述寶慶之旨都爲義役奉達尊以倡其始諭比屋而和其衷傭閭民之無職事者以服其

役役之大者曰保正以式法受政令而賦于下役之小者曰苗  
長稅長視歲時之宜督租稅以奉其上保正則歲一人及除而  
代苗稅長則歲各二人或一人其都之甚大者什之率義田以  
供役之費建義莊以儲田之入田有砧基莊有規約選屬都之  
賢者能者曰措置以提其綱曰機察以糾其弊稽凡費之入于  
邑者幾何而使吏不得縱給凡田之係于板帳者幾何而使官  
不得逞貴戚之家毋以聲勢免佛老之役毋以香火辭產業所  
隸毋得以室廬而占諉經始於端平丙申之四月竣事於嘉熙  
丁酉之仲夏合縣之都凡五十田以畝計凡四萬九千五百九  
十有奇地以畝計凡九百二十有奇歲入米麥以石計凡二萬  
四千九百九十有奇又贏田八百餘畝歲入米六百餘石積之  
慧日寺屬之寓公以補歉歲之不足而猶以爲未也斟酌歇役

之久近權衡物力之低昂斷自丁酉年次第其役之先後十載上于臺若府又轉而聞于朝勅書尋下以君修復經界義役職事修舉特贈秩示旌異仍下臺府及縣永遠遵守且申嚴黥吏姦民破壞之禁於是君之成規可以永保而惠斯邑者因漸被於無窮矣君旣繇縣最進轄帑事以書訪余漫塘上曰願有述余自杜門經紀一二義役於先墓所多歷年而始潰于成閱君所示二編蓋事集於朞月之間利周於百里之廣然後知余智之不逮也又張公與余同年繼張公者煥章閣待制王公遂與余同里皆重所許可而第屬令以君稱首余故喜爲之書抑余聞之經界之與義役可以相因而行亦易以相因而廢異時經界不正而驟止之君固懼其難經界之正未幾而義役之事繼舉有不爲一爲而二利以興王君殆知所先後者歟其自于今

思義役之成之難而敗之易蓋亦反其本矣否則吏姦或售牒  
訴紛如經界壞而義役隨之是田在官者不可復而役之病民  
者且如故吾爲此懼於十年乎何居雖然其或繼王君者百世  
可知也君名爚字伯晦登庚辰進士第今官承議郎提轄行在  
左藏東西庫云嘉熙二年正月旣望朝散郎直顯謨閣主管成  
都府玉局觀劉宰記

### 常熟縣端平經界記

淞右多大縣常熟田賦殆與他小郡等紹興經界迄今未百年  
舊額僅存籍之在官者漫不可攷胥吏飫口腹養妻子其間朝  
竄暮易蠹弊百出田而不賦者有之賦而無田者有之重以濱  
江水嚙與夫抵罪而沒于它司者日侵月廣故昔之田以畝計  
者二百三十一萬爲苗七萬二百石爲稅若和買錢九萬四千

緡今督于官者僅三之二而又多取之白納取之斛面取之點  
合利擅豪貴細戶禁抑莫訴下困上迫令率以不善去來者睨  
不敢前端平初元秋八月王君煥實領是邑問民疾苦皆愀然  
感頻以賦役不均告會府檄修復經界王君深念之曰籍壤滋  
久新之實宜矧上有命何敢不力顧余始至民志未孚懼弗從  
也弗從而強之則舛矣乃搜剔宿蠹蠲弛苛斂孜孜凭按日與  
父老相唯阿于庭居數月信決意親民相與語令字我非厲我  
者王君聞之喜曰可以就茲役矣於是攷舊額選衆役按紹興  
成法參以朱文公漳州所著條目隨土俗損益之鋟式以徇禮  
鄉都之受役者詳爲開說俾之通曉無疑然後出令爲期衆皆  
歡然率田若地標氏名畝步于墜間驗其實者因而書之否則  
量而會之準紹興成數一無求贏者闢地爲田以田爲地者書



實業昔之逋賦匿契與詭挾之弊釋勿問而申禁其不悛者常  
平田安邊田學田圭田與沒官之田則爲籍文書之費悉從官  
給士民之赴期會以僕隸者聽鄉井間吏一跡不到也由是官  
民一家小大競勸如順子弟之與父兄不待督而從縣五十都  
都十保其履畝而書也保次其號爲覈田簿號模其形爲魚鱗  
圖而又稭官民產業于保爲類姓簿類都保鄉于縣爲物力簿  
經始於端平二年之夏訖事於是年之冬圖籍既定則又均其  
折色之偏重者蠲其征繇之加斂者裁定其田與賦高下之不  
稱者通一縣之田計二百四十萬畝有奇除二十萬爲官田賦  
入隸諸司餘民田得苗六萬六千二百石有奇稅折錢九萬三  
千三百緡有奇載諸戶版坦然明白民以實產受常賦爲砧基  
簿印于縣而藏之家有出入則執詣有司書之強無幸免弱無

重困雖惇發幼孤皆知其自有之業與當輸之賦汚吏猾胥不得加尺寸升合以擾之其視前之紛錯厖乱若改邑而繁殊之也於是常熟始以佳地稱於浙右他大郡莫儷焉向之睨不敢前者將競趨之唯恐後矣王君以書來求誌曰爰不韙冒領巖邑而又舉此重繁之務幸邑人不我貳相與叶力以躋于成授代有期皆邑人之賜也扶植之俾勿壞爲邑人他日賜於無窮者不賴後之人猶之水也澄而清之雖難撓而濁之易耳吾懼其弗永于清將復爲民病也願子與我誌之以告來者余曩嘗督斯役于烏傷矣畝量步會閱三歲而後成旁視他邑猶有窘步其後者今君成百年之曠於數月之間上下帖然相安若未嘗有所興作者余固不足以語其能也鄭子產非能者耶其始執政也民怨其伍我田疇謗讟並興遲以三年而復頌歌之君

乃致速若是方且切切焉引慮却顧爲經久之圖以利斯邑然則君其可謂能而仁矣余何敢不爲邑人志之繼自今令之來斯邑也按斯籍也披斯圖也毋玩其成而易之也毋耻於隨而勢之也毋付之吏手而蠹毀決壞之也則官無虧賦民無橫輪上佚下熙俾常熟永爲淞右佳地而焜耀言游舊里於千載之下顧不休哉君少登儒科有志當世施於邑政寬猛有則不震不悚載籍頓清廼創義役以息訟修廟學以明教一邑之內百廢具舉耳目煥新蓋疾病旣去精神必復衣冠儼然可整也然吾聞賦役之不均者十邑而九今有意于民求君之所以易于成者倣行之則是役不患其難百姓庶乎有瘳矣然則予之誌也豈徒爲常熟邑人而已哉嘉熙二年秋八月朝奉郎右文殿修撰新知寧國府杜範記

宣風樓記

樓以宣風名紀政也易於巽其象爲風其位爲東南其時爲長養萬物有虞氏得之以阜民財於是有薰兮之歌尹吉甫得之以美大臣於是有穆如之誦罪無輕重功無小大使言偃弦歌之化當太平有道之國雍雍乎和可知矣常熟古南沙也今爲姑蘇望邑土博賦衍民繁事劇綰銅章者每難其人紹興之二十年政五六易規矩準繩莫一所守冬十有二月乙卯今曾大夫以王命來智足以知勇足以行御史如西門之治鄴愛民如子產之治鄭指顧之間政以善聞邑人宜之凡廢未舉斬一新焉先是直縣治之坤隅民居有架崇庑於上其左蓋闕如也相其陰陽厥有低昂非有對治之勢爲未寧士庶雅有創樓議矣至是以請大夫曰止止吾至未幾遑急爾耶衆曰我食我力我

木我石無費于公以慰我私大夫奚以辭爲乃命卜筮乃經乃理乃徹其庫乃圻其址巧者環斧壯者攢杵無煩貳約其來不可禦也蓋度材於二十一年之夏四月至五月己巳工以畢告近遠少長奔走瞻望惟時歆暑泠泠之風自橋而下咸用忻快廼有皤皤然被黃髮者歌而過曰風之仁兮物之春兮風之德兮物之殖兮誰其布宣大夫賢兮繫大夫賢樂堯天兮衆鼓舞和之因撫其辭以名斯樓且告鄉人王伯廣請文于石以係他日甘棠之思者大夫名構字叔重清源人大丞相宣靖魯國公曾孫其爲政蓋有家法云

大唐蘇州新開常熟塘碑銘并序

吳之藪曰具區郡之大惟蘇州商爲貨居農實邦本錫貢多品厥田上中土宜在民地利乎水常熟塘按圖經云南北之路自

城而遙百有餘里旁引湖水下通江潮支連脈分近委遐輸左  
右惟强家大族疇接壤制動涉千頃年登萬箱豈伊汭沂之功  
■灌漑之利故縣取常熟歲無眚焉洎貞元以來時屬大旱  
繇是填淤荐爲塗泥而淪胥怨咨殖物痛矣郡守隴西李王二  
居中字人原始覩弊則曰在穿導之遂聞於本道廉使吏部尚  
書韓公公秉文惟■德惠人發■爲適觀風悅隨人無間言  
言我得從政攝令吳縣主簿李仲方稟其成規請事䟽鑿於是  
參井邑之役則經費其力而長洲當三之一焉縣宰李暎復善  
供命乃計功量日候隙庀徒爲利涉之宜蔽反壤之害詢蓄洩  
之勢增遠近之防人不告勞事爲永逸先期而望表繩直不日  
而終朝子來塘開地中■泉土山澤作氣江湖發源積爲長  
流實自新漸舟楫鱗集農商景從春秋有施水旱斯備嗟乎塘

之堙鬱也久矣何壅之無慮而啓之有時非體仁弘多應用高  
朗曷以越前所未暇逮今而行其志哉則史之決渠書之滌源  
以流其惡■彼稻田況山川襟帶之廣林鹽沃饒之資規同九  
州殷列七縣其提封底績固良二千石之■惟■敏於直方  
精在損益爲信安未半歲而吳郡餘一年焉政猶風行惠與時  
至文學脩令清■豐財五行因之順下致理之實不  
其偉歟去歲朱方構患而郡邑連陷公毆白徒以捍狂寇挺拔  
凶黨修復城池皇帝聞而嘉之俾金章■給誥垂美必將  
大闡王度紹休朝廷豈惟■分憂是塘之爲政也彼人士以  
允文在公之宇備詳其事請刻于石庶祠之可復銘曰 瞻彼  
塘矣昔之所闢物利乘舟土膏其澤歲有堙塞時罔䟽滌誰爲  
澄流變爲廣瀉降是良牧猗歟隴西揆日爰鑿經旬洞開湖水

南迤江源北來旁分溝洫潛畜風雷政可施利役無勞止力均  
二邑功逾百里舟楫攸往田疇所視義實通方智侔經始濬自  
高岸豈云隨山人歡在路魚樂于泉伊此化遠矧夫事宣立石  
川上維無窮焉元和四年二月十八日將仕郎前左威衛錄事  
叅軍劉允文撰

常熟重開支川記

天地間物之利於人者水爲大濬畎距川治遂達澮等級繩繩  
聖人爲利民計其詳如此後代因之河渠有書溝洫有志咸以  
利舟楫沃膏腴有不可一日廢者漸居東南隘水踰于地引以  
爲田厥土衍沃姑蘇產甲兩淞枝邑常熟復甲姑蘇即名可知已  
有湖昆承江浦發源也分爲支川橫貫于中挾呂東鵞周涇團  
塘白茆浦李王涇咸匯焉南渡前居毗占冒脈絡弗宣乾弗克



渚溢弗克洩爲眈晦大棘百數十年間鄉耆豪右咸思開治竟  
怵異議淳祐癸卯陶唐侯升班過里憫然嘆曰是川與諸涇交  
會爲湖海喉衿田里命脉湮闕硤絕乃尔詎可因循顧忌憚於  
疏鑿俾穡夫束手無計乎爰咨于衆髦倪貴賤聞言曲踊謂非  
侯不可於是揆延袤眡宏隆準事物經始于甲辰中春之七日  
弗抑弗彊群農仝至因地順勢塹高隄下一拍顧頃荷鍤雲如  
鼓袂風動侯表衆勞來飲饁腆嘉咸勇于力甫一月竣事長四  
千尋廣一丈深倍廣之數凡用工六千糜泉粟若干侯以爲已  
任而營綜之曩据川之址靳弗退聽者侯一不校割已產迂道  
代之繇是醺引泉流灌輸千頃堰岸雄固遠邇混融遂爲海圉  
永永利自非侯材幹公敏襟宇恢拓疇克有成矧此川西北有  
鳳皇涇者侯之高祖名節朝請府君故廬也二子曰擴曰振聯

危科躋膺仕蟬媽弗絕淳熙間其孫天台史君之嫌以祖母言  
宜人丘壠在焉念河道壅淤銳於疏導不果逮公凡三世先是  
學竺乾氏者將浚長涇有老力止曰時法未可三十年後自  
有地位中人來辨君子謂茲舉嗣先志侈後基乎衆願三者備  
矣是役也樂於欣助者三蘭若明因褒親永福是皆可書呂  
詔于後庶千載間弗至陵塞侯名察字任道府君五代孫也今  
爲通直郎舒城邑大夫淳祐己酉孟春滄洲程公許記

### 常熟新建順民倉記

治平二年河內向侯作新倉成嘗語予其始終曰吾至之初見  
太守潁川陳侯席未煖陳侯曰常熟大縣也考其民版之數至  
四萬戶歲輸之粟至八萬石有倉汙庠迫窄纔容四分之一濱  
江之民遠者百里水浮陸走捆載而至倉或既盈則累數夕

而不能輸輸于州又病其遠此一不便職是歲常散蓄于浮屠之居廊廡皆滿蓋藏弗謹塗墍弗完得無有以誨盜哉此二不便蓋遲君之來也久矣君其圖之吾退而自惟倉廩蓋今天下郡縣之先務京師兵儲祿廩之出入一皆仰給於東南蘇又爲東南之劇歲入之粟侘郡莫加厚焉吾邑雖不腆其敢後其所先務耶矧其弊又如此宜陳侯有以告吾也及吾視事之日見吏民問其故尤爲不便者凡幾然而獻計者又不出陳侯之議也於是訪縣之北得隙地數十畝以營築焉始召民而諭其所以作之之意民旣病此而已久莫不奔走以聽命咸願治材于家請期日合而成之旣而至期倉遂以成予謂二侯皆能以材名于世所至莫不著見風迹至興利去害便民皆其所素蓄沛然而有餘夫以沛然有餘之材相與叶謀治其因民願欲之役

故其成也宜不勞而功多其榜曰順民蓋得之矣若夫世之從政者利害較然居前畏謗忌讒認認然不肯一日出其力則又諉曰愛民斯不遠哉夫愛民莫如古人古之人有爲豈天作地生斯亦出於民而已耳姑視利害如之何豈顧可爲而不爲廼曰愛民哉此大不然昔者子產嘗以乘輿濟人溱洧孟子謂之惠而不知爲政凡以此也而侯亦以予言爲然因刻之于石俾來者有考云時熙寧元年三月十一日將仕郎前守沂州臨沂令郎淑記

### 顧逕左軍記

姑蘇之東枕江而成者曰許浦許浦之東百有餘里港與浦應而險阨逾之者曰顧逕寶慶元年十一月陞顧逕爲許浦左軍從都統吳公英之請也國家駐驛吳會與六朝都壤不同其備

禦亦異隨勢緩急非豪傑稔於世故者不足以知之議者沮曰  
守江至於許浦則無復遺策也不知藩牆門屏迭護堂奧愈切  
愈密故由秣陵而視則淮爲急而大江次之由錢塘而觀則江  
爲急而長淮次之矧江會于海而海道所通者其經涉最廣今  
日之事備江所以備海也詎宜畧哉公之言曰顧逕與黃魚塢  
相望轉料角越沙窖迤邐抵山東海界此實咽喉之地今但差  
兵探望動息而已卒有警急何以制之遂上建屯之策請條陳  
利害指述便宜皆灼然實意夫許浦置樓船之師自節使馮公  
湛移部定海距今七十年矣而顧逕止爲斥候之地聚尖底艍  
留甲士五百則淳熙間陳緒擒王駱所肇建也其後增五百人  
以正將涖之又增千人以統領轄之雖續有建明然率半歲而  
更脩去忽來僑處而戍散居露止卒非服習器非便利雖得地

形而人無固志甚失漢人兵體三章之要公請始募諳海道之人視舊戍倍增其數使二千人爲正五百人爲奇正者皆閩浙猛毅舟用巨艦蔽日屯雲屹若喬嶽縱有衝突蟠踞不動奇者皆東廣駛銳舟用多槳厲波遡濤疾若飄風平視渺茫出沒疑神又翼之以引強蹶張之技濟之以火攻水戰之具朝訓夕練嚴若對壘而器與人旣精矣創新寨二千屋裨校有廨毬射有場易更戍以就屯人得安處損道頓之勞忘室家之念而人與地始相得焉是宜朝旨賜俞璽寶加獎而卒底厥績也初公爲蘄黃之役帥舟師西邁虜聞風宵遁餘黨勦平統制張裕亦與有勞至是舉裕爲左軍統制委以經理未幾擢改中軍士志悅附戎政修整兩屯相望精卒逾萬熊踞虎視雄于江潁焉余嘗竊觀國史謂長江之險雖敵我共之而一善用其險者勢固在

我而不在敵也方逆兇渝盟襲劉豫故計大治戰艘欲睥睨海  
浙高廟赫然震怒召李寶授以北討之畧由許浦進發卒奏膝  
西之捷然則備禦之與進取固非二途也今許浦旣宿重兵而  
得顧逕爲之犄角以公之忠亮沉鷲奪其威畧直搗犬羊之穴  
迅掃鯨鯢之根奇勲偉績將有出於竹帛所不能載者皆郝超  
知謝元於履屐之材各得其任因料淮淝之功必成余頃簿領  
定海公適主定海軍見其度策揆謀動中機要余固心服之矣  
今將吏以置軍本末來諗予方期公異日而欲自附於知言者  
故樂爲之書紹定三年七月旣望奉議郎新通判信州兼管內  
勸農營田事戴栩記

琴川志卷第十三

道

虞山招真治碑

梁昭明太子製

夫東瀛涿水三變得田西嶽靈桃千年未子尚以星起牽牛部  
首迢遞律生甲子氣數杳冥況復上遊玉清損之又損高排金  
闕玄之又玄豈言象之能詮非時節之所辯海虞縣者則虞農  
都尉太康置其宰境有虞山越絕書云巫咸之所出也高崑鬱  
起帶青雲而作峯瀑水懸流雜天河而俱會吳門採藥之地楚  
望槐椒之歌湯反流沙之魂錦飾汾陰之鼎無以諭焉其峯則  
有石城石門虛崦自然不度句吳之馬神功挺起豈似埧陵之  
畫魏后冰城夜陣權息長安慈石浴鐵暫流較跡比期優劣斯  
遠道士沛郡張君諱道裕字弘真卽漢朝天師陵十二代孫天



監二年來至此岫遁十有餘載夜忽夢見聖祖云峯下之地面勢閑寂宜立館宇可以卜居裕師潘洪隱始寧四明山無何有人耳長髮短云從虞山招真治來言訖忽然不見潘馳信報君君因辭山舊居而以夢中所指峯下之地卽以爲治故號招真高臺迴立有類玉臺之山長廊宛轉還如步廊之岫柱削芳桂豈俟開陽木飛材選海檀無勞豫章神拔黃庭司命之府有類玲瓏朱陵赤后之觀同符弘敞遠望仲雍則高墳蕭瑟旁臨齊女則哀壠蒼茫鱗尋千仞之木氣叶星畧華飛五香之草形圖宮室帷葉綬花卷舒蹊逕陽桃侯棗榮落崑崖樹息金烏簷依銀鳥鳳將九子應吹能歌鶴生七歲逐節成舞旭日晨臨同迎若華之色夕陽斜影俱承拂鏡之暉玉礎微潤應山雲於高牖鳴籟徐響引和風於空谷方當專氣致柔入無爲之境周行不

殆窮混成之致茅子筭歸轡無已魏姬宴罷留駕不歸何止  
持節變淮南之金傳符蔣北鍾之稻明月蛟龍之騎驅之使闕  
四銖七子之鏡引以成刀散季齊之羽起雄鳴之霧而已哉乃  
爲銘曰

玉龜二始金書八會道浹地心功浮天外故常可小惟真  
能大德起同塵善生塞兌物寶自然人符交泰掩映綠蘿  
穹崇紫蓋仙治之美此焉爲最雄柱千步陽臺百丈水均  
下屬山逾高掌野寂雲興琴繁山響斗虹夕西豐雷朝上  
元陽作石竹龍成杖書藏玉匣藥蘊銀銅燒鉛雜鯉折桂  
和葱羽衣可服雲駢易通斧柯雖朽碑石無窮

乾元宮新建紫微殿記

粵夫璿霄肇覆神明於是位焉生齒賦形禍福由茲職矣雖無

方而可驗豁爾杳冥暨有感以咸伸幾乎影響所以吉凶可見  
陰隲下民俾列像以惟嚴庶舒衷而有自必也敞之珍館儼彼  
粹儀貴覩相以善萌必應期而福介者也常熟縣乾元宮者卽  
梁天監二年之所建也誌石詳焉星籥遷繇基址髣髴頽墉腐  
桷鼠鏹蠹耕春草秋蓬蟲營蛇據唯三清前殿巋然僅存丁遼  
東之始歸尚嗟如故秦武陵之再訪堪嘆無覩宮之執事者目  
茲圯壞若炙于心歎檀信之門莫有不移之諾顧寂寥之跡彌  
堅如在之恭徒懷必葺之勤豈逮布新之力有日卽今縣尹司  
田外郎胡公晏因得鳴絃之暇來訪祈靈之場憩繁樾以釋煩  
陟層臺而瞰迴叢峯筍拔碧藏日暮之雲暗溜枝分雅雜風中  
之弄俯視熬波之海旁窺曳練之門清音一來俗態俱去而乃  
環顧隳址爰發善因謂其道衆曰前之尊殿雖繪塑靡完而瞻

仰不怠宮之所闕者惟北極殿焉今則欲議隆興須求幹集乃  
召監宮崇虛大師李維簡令以常住田園歲之入者權其所羨  
聚而營之所以以上贊瑤圖下福氓隸者也於是材積梗桷匠求  
鄢郢界基礎直面勢箕張暨消吉以上梁忽中程而授夢絳衣  
裁弁依稀對仙介之容辨色遲明煒燁獲靈芝之瑞雖成邃宇  
尚闕靈儀忽本邑南沙有編戶張及者夙植善緣早承儒訓謂  
月規之寶相既久藏家仰雲屋之重桴猶虛正座願心彌確喜  
捨不回然勝事之欲彰抑冥契之所會是以具威儀而交錯抵  
鄉墅以前迎屬以盾日燁威箕風瘁物芳疇雨絕徒勞御史之  
巡軒積派塵生更擁宓神之渡鞿衆心猶豫以方切一夕滂沱  
而不期玉女電鮮方對東皇之笑阿香雷響豈必南山之聲翌  
日涸澤皆涵方舟倏濟暨迎奉旣旋於震邑而宵晨連霈於畢

霖年瑞有期食天無爽得不謂群誠仰屬而冥貺昭格者也故使邑人目一勝事遞口成響家率戶辦猶恐居後及縣尹司田首塑本命星官一尊逮殿主潘惟信勸化衆戶各塑星神侍從一尊以實其殿也衣冠濟濟金碧煌煌真從翼分宛同於星拱檀龕寶錯若狀於帝車復有本邑歸政鄉陸杲捨錢五萬爲砌階之資刻玉鏤瓊鄙陶侃之運甓峻基宏址得給孤之布金且觀夫使人爲善司田之始謀也絜已集事殿主之化緣也今也民易化緣易成政在其中矣豈不由善教所被而道心自然耶忽曰殿主自常熟來蕪城訪予閑居語其建殿之始末懇以鄙文見須旣不獲遜乃直書其事以誌歲時爾皇宋天聖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朝奉郎檢校尚書考功員外郎充潁州團練副使上柱國馬莊記

乾元宮興造記

姑蘇之北有大邑焉曰常熟山長而水遠泉甘而土肥民富物  
庶人樂其業予嘗縱遊觀覽勝地遂登虞山之巔臨尚湖之濱  
得乾岡之勢重山複嶺松竹交映隆然祠宇金碧相照躊躇四  
顧恍若洞府適有人焉黃冠而羽衣紅顏而鸛髮杖藜倚梧謂  
予曰昔漢之天師張君道陵之孫凡十有二代曰道裕修真之  
地也鍊丹於此積功飛昇靈跡宛然至梁天監中始建是宮遂  
號乾元歲月綿遠棟宇欹側榛蕪湮沒荒廢寢久吾嘉禾人也  
生七歲出家學道于崇福宮年十二試經業預選爲道士後三  
年習醫術將以救人之疾苦二十有五乃遊名山尋勝境慶曆  
中過姑蘇至邑下慨然有卜居之志至和之初都官員外郎桑  
君澥出宰是邑因命住持然宮之廊廡皆圯獨三清殿僅存梁

棟顛危不可支持。吾方以醫術濟衆人，皆以金帛施之，裒其醮設之美餘田園之所積，增修大殿及遊巡二十有四間軒廡，十有六楹。嘉祐郡人試將作監主簿曹君仲言施錢二百萬，塑三清聖像及真人十有五軀。吾復建北極殿于北列道院，于東治平元年起三門及東西廡各五間。二年造三門之東軒，凡三間。三年造三門之西軒，凡三間。次第創立艱難，僅成，豈一日之力哉！自是宮宇復全壯麗，輪奐邑人得以歲時祈福焉。吾嘗於熙寧閒建崇道宮於秀州，修太和宮於蘇州，興造常熟僧尼寺三所，大橋四所，立夫菴廟于縣之西，立句踐廟于縣之北。至於一邑之橋梁街道，以便人之往來者，莫不興修焉。時或施與以濟貧民，蓋不可盡記。吾今老矣，得以優遊山林，以盡其天年，何其幸耶！予壯其言，乃知興造之本末，因問其姓氏，曰：姓李氏，名則

正蒙恩賜紫衣今年八十三歲矣是宮也李君之功爲多自非有志於道經營剗制不憚其勞安能若是哉因以書之告諸後人崇寧五年歲次丙戌正月望日吳郡沈垌記

### 乾元宮半山亭記

公豫嘗聞怪力亂神先聖所不語然天下之事涉於幽怪恍惚之間若不可信苟利於人者又惡得不信而錄之歲在壬戌公豫假守當塗秋八月閱訟牒次有吉明起不書一字若今所謂投白紙就而詰之乃琴川北門劉莊備奔走之隸附口以書其大略今年四月七日因賭博輸敗羞見妻子遂往虞山乾元宮後自經於叢木繩斷墜地昏迷之際若覩神人衣朱衣美鬚髯叱云宮路衝縣治將不利於寓公汝可往太平州白郡守趙大卿於山路中間築基剗亭仍書官銜以鎮之明起旣甦甚惑焉



且素不識大卿顏面其何敢前至七月因家人染疾復覩神人責問曰汝何爲不行明起遽應曰諾妻子親戚皆不知之密訪道里遠近稱貸裹糧遂至庭下可否唯命公豫竊謂神者人之依也安敢少有慢心且常熟士夫林藪俱不以告而不遠千里獨以見囑者是豈無意歟詳觀吉生一愚夫爾似非有覲覲乃厚遣而歸仍諭幹者度材鳩工涓日建造深惟山路填壘基址費力適諸姪在家爲董其事吉生亦絕跡不至閱三月畢所費約千緡公豫次年冬丐祠得歸甲子之春嘗一登陟規撫適中左右顧瞻心目開豁携杖山閒者亦得以少憩意其必可悠久已囑宮中時加檢括損卽隨葺知宮王冲一又植松萬餘株前後掩映共爲不朽然向之所見朱衣而多髯者竟不知其爲何神也姑爲書其本末云開禧元年歲次乙丑四月吉日中大夫

充集英殿修撰提舉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祥符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趙公豫記

招真庵記

自姑蘇出齊門公西北望山形如巨鰲橫亘原野蓋常熟縣之海虞山也山之東瞰萬戶治劇邑邑去江不及程陂湖畎澮之積自南至者傾馳會于江江河既應則迅瀾倒流逆于市橋之下二水相制移時而不能去山無奇谷惟荒墟白草醜石散亂坡陀迤邐而西有脩林橫抹隱見于兩峯之間其中爲招真庵元祐中道人姓申氏泰陵徐處士高弟也基營于此嘗語人曰吾求爲後人計庵成亟去不知所終松竹森茂庭宇簡寂如隱君子之居通川道士喻抱元增治之而介特有守勵其徒嚴闡其業供施不求而至庵去平地無五百弓而步虛鐘磬之音時

從雲霄閒來凡聞之者知其爲練形學仙之徒旦勤而暮勉也  
舊名竹林抱元更以招真其有意乎抱元請記于僕乃歌招真  
之辭以系之庶幾異時屨滿戶外僕亦有緣其閒也其辭曰

白鸛巢兮丹井空蓬山杳兮煙靄濛濛陵谷變兮今古木葉  
下兮秋風飛僊去兮朝太微黃冠野服兮以遨以嬉餐霞  
卧月兮世不我違與世滌殃兮天門可馳蒼龍嗥兮雲漫  
扉石泉冽兮山芋肥俯仰宇宙兮日月蔽虧靈秀回薄兮  
野芳呈姿山中之樂兮萬化莫移仙人不來兮隱者曷歸  
紹興丁卯歲仲春前二日中嶽康舉之記

釋

寶巖院新建佛殿記

近代儒家流以韓退之擠釋老賢與不賢皆欲隨而去之未熟

思之甚矣夫受天命者莫大於君中國其閒哲后辟王治亂興亡之運接迹而不可勝數至於治而興者則諸儒必曰非人事也天之曆數輔治世而興者也亂而亡者則諸儒亦曰非人事也天之曆數厭亂德而亡者也夫如是則治亂興亡之運莫不推之於天韓退之有唐之鉅儒也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不行於當世而釋氏之教獨盛於中國故力排而擠之若原道篇佛骨表皆著辭深切痛疾時君奉之太過者也其所以然者誠欲抑之抹其寢盛未始不爲釋氏福殆弗納而黜之彼得益其惑遂有會昌之旤豈非道隆則汙物盛則衰之效歟天意若曰蠹中國害生民則使大中履會昌之迹如韓文公之比者佐而輔之固當拔本塞源矣豈會昌廢之未數年而大中復之易如走丸疾如反掌得非天之未厭其教哉噫大道喪而有仁義

仁義衰而尚權詐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塞於時雜於霸  
金僊氏之說其有不興乎由是源於漢流於魏波於晉宋齊梁  
間與吾儒老子之教鼎峙於中國若夫本空寂破迷妄以出生  
入死之說爲興善滅惡之筌蚩蚩之氓從而遠罪則如來真意  
深乎救世者也而時君奉之或多立寺宇以徼福或廣度僧尼  
以崇教上焉者佞之下焉者化之如之何不爲後世弊蓋崇之  
者反於其道耳文中子曰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此誠  
得之我國家四聖御寓燭知化源寺觀泐舊而存率禁其初置  
僧道限年而入必試以行能故天下名山勝槩或有所旌異者  
非道存乎人孰能與於此哉姑蘇北走有邑曰常熟邑之西偏  
有佛宇曰寶嚴卽梁天監中所建也倚山面湖繡若屏幃嘗有  
希辯禪師者心悟大乘是焉棲處錢氏霸國時以名聞召歸餘

杭普門寺目爲慧智禪師及錢氏獻土隨召請見賜紫方袍號  
曰慧明大師繼時厭居京國歸隱舊刹錢氏以師人境俱勝復  
施金五百兩建七級浮圖一所淳化中太宗皇帝召賜急就章  
道遙詠祕藏詮太平聖惠方凡一百四十三卷獎高風旌善地  
也院舊名延福天禧中邑尹胡公順之飛章上請帝可其奏改  
賜今額焉院有佛殿者積其歲月了無尺椽明道中武陵龔顯  
始發信心崇修妙果次有東京禪慧院僧清鑒浮杯至止苦行  
自修謀茲勝緣有若符合復有邑人諸葛頤李仁壽樊福僉悅  
所聞贊成其事且曰仁祠之興爲我福地今紺宇不立粹容無  
覩則吾儕何所起信哉由是捐厚施貿良材庀徒僝工審曲面  
勢卽其舊址隆以新創經始於景祐之丙子落成於慶曆之乙  
酉凡數年而能事畢矣觀其壯而不華嚴而不陋巍乎中者其

宇一所以納高廣之座而宅乎毫相也翼其旁者其舍二所以容儀衛之位而列乎寶供也遠而望之若太微之凝帝宇聳在雲端迫而察之猶列漢之立僊宮來從方外其爲功德殊勝可思議哉武陵公帑無多藏屋無餘潤獨以興弊補廢皇皇於佛事人所難能矣若夫辯師興之前鑒公繼之後事有冥契豈誣也哉絳里人也因熟於茲山之遊目擊諸公之善以文見託得以直書時聖宋慶曆六年歲在閏茂王正月一日將仕郎守真州楊子縣令陸絳記

勝法禪寺新十方記

天以一氣生萬物故散而爲四時儒以一道成萬民故散而爲五教釋氏以一灑通萬行故散而爲禪律要其歸去邪以從正避惡而趨善此其大約也若夫道根乎心理源乎性則在此不

在彼吾知其禪耶律耶是亦名焉而已矣勝法寺唐元和中閻將軍捐已宅而爲之處邑境之隅直闌闌之北山岡環然林木秀出凡居人信施之歸目之福地先是其徒星居謂之律寺至和初有寺僧以稔惡刃人於其閒敗焉致之于理邑宰中都桑公病其他習以爲常始議十方之名請更于郡郡守大卿呂公然其爲卽符于邑從民欲也會今長老深公脫屣潤之甘露棲止于蘇二公協心命以交䟽一之日重門洞然二之日群居埽然法堂中嚴繚垣外固雲集方來之侶日熏香積之供里人聚而瞻之曰昔狡宄而今道場昔濁流而今淨土茲可尚矣異日燈燈相繼源源不絕則以深公爲之首也非夫道韻之優業履之峻上以贊廟社延鴻之慶次以資郡邑順成之福均是法雨霑吾義鄉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云爾時嘉祐三年九月



十九日承奉郎守尚書屯田員外郎知開封府雍丘縣同簽署  
兵馬司公事騎都尉借緋陸綰記

東靈寺天台教院莊田記

壽聖東靈寺天台教院者肇修於熙寧六年涉二紀而告備焉  
基自講師光瑞而成於今闍黎梵崇佛舍中嚴講室後邃齋宿  
之房庖福之宇布列兩序代有名人四遠學徒聞風而至者無  
慮百數歲比不登邑民艱食崇師患無以贍學徒則每推施利  
之應已有者悉歸之衆猶不能給也然而人皆知崇師之能導  
矣於是僧道賢率諸檀信等買田二百一十畝永爲常住供崇  
師感檀越之厚施也則欲鐫石刻其名銜而屬予爲之記予謂  
吾儒言人情者聖王之田而以修禮陳義講學本仁爲耕耰播  
殖之諭至於佛說福田亦不過種諸善根而已合而言之其理

一也夫方寸之地人皆有之果能竭精進之力以致穠蔭芟欲惡之萌以絕荏葦則信善之生焉可已也充信善之心無施而不可則所以爲利益者廣矣且衆生以愛故入生死由於愛境有逆有順而生喜怒造種種業則所謂情田福田者於此荒蕪矣展轉六趣至千萬劫本所從來惟有一愛更無餘病佛大醫王對病爲藥唯有一捨更無餘藥常以此藥而治此病如水救火應手當滅故當世導師必破人愛欲之萌而起人喜捨之意使之皆知情田福田之說而內自得焉則彼區區在外者何足靳耶况夫檀則能施而越則能度生死是諸檀越充信善之心以捨施則將絕愛境而脫生死矣予故言情田福田之利益而歸之於導師之救病也大觀二年九月旦日吳郡陸徽之撰

勝法寺轉輪藏記

佛法自漢入中國卽與其言皆來然未嘗若是侈也至晉宋周隋之閒鳩摩羅什之徒出更相傳譯轉相付授於是其書之至者日以廣源流旣遠往往失其本梁武帝時始有言心懣者一切以洞然無我爲宗不立文字佛氏之學遂判爲禪律兩歧其後更數百年學心法者雖益盛然其書未嘗卒廢自隋開皇至唐開元正元以來凡列於目者曰大乘小乘曰律曰論部分甲乙鱗次櫛比雖假託疑似謬妄之辭苟不叛其說亦莫不具在其傳至于今不絕昔吾儒者之言僅出於中國其道在天下昭然若揭日月而一遭秦火雖六經不得爲全書殘編斷簡得於屋壁丘墟之餘與一時遺老所誦習雖幸而獲存然顛倒錯謬固已不勝其弊其他諸子百家各以其藝自名於時者近數十年遠或百年皆已堙滅無聞而佛氏去中國數萬里其言率一

譯再譯而後見乃全而有之愈久而益著何也豈其言皆足以  
示後行遠使人欲廢而不可歟蓋爲之學者皆知信其所習而  
尊其所聞相與謹守嚴奉手傳口誦而不敢慢非有意於借資  
取便階梯所欲嘗探而忽忘之者然也常熟姑蘇別邑梅里鎮  
又在邑之東北海上有寺曰勝法故無藏經崇寧二年長老道  
綱始募衆緣爲之綱強力明果學心法者也居勝法二十年與  
始至之日無異工旣成見余雪上曰竝海之民不耕而漁其習  
以多殺爲事而不畏罪與之言吾理則惑教以其書則怠惟轉  
輪藏備極雕刻綵繪之觀以致其莊嚴之意可使凡徼福悔過  
者一皆效誠於此吹蠡伐鼓機發軸運象設駭於目而音聲接  
於耳不待發函展卷而其心固已有所嚮矣然邑民瘠而艱施  
歲且多潦有欲成吾事者而屈於力其力足以及之者而窘於

歲蓋竭吾勤而後能成不有記其略無以慰此意也因請余文至再三不已夫物之盛衰存亡固不可皆以力致然未有不存乎人者服儒衣冠者徧天下不能盡有其傳而佛氏獨能持久若此是必有當其責者因推其所以然書以遺之非特嘉綱之勤而已也時政和五年六月十日縉雲葉夢得記并書信安程俱題額

淨慧禪院看經寮記

昔法達禪師誦法華經及三千部而不悟佛知見智通禪師誦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四智又江西志徹南海志道禪師自從出家以來皆覽涅槃經而不曉有常無常之義彼四禪者初未嘗有所開悟持誦既久一見六祖則於言下豁然意解如夢者覺如醉者醒如迷塗失道之人不知所向一旦得出邪

徑而由正路大抵經意分明人自迷背況人人性中本有此經  
諸佛如來因以文字垂示後學雖非卽此以悟入亦非捨此而  
後有得然則寺院看經寮豈可無哉淨慧禪院在常熟練塘市  
距鄒氏所居百餘步其初施地創立院宇繼而抄大藏經建藏  
殿藏院三門兩廡皆鄒氏先世之力逮愬伯仲造水陸功德堂  
以續其後紹興初慨然復以大殿頽敝爲慮且先世嘗欲新之  
未暇廼相與出力斥而大之成於五年七月余頃寓居練塘親  
覩茲事嘗作文誌其歲月矣然獨未有衆僧看經之所爲闕典  
憲念諸昆蚤世無與爲力者十九年二月己未惻然興懷又獨  
力爲寮及兩序共二十餘閒於藏殿之後明窓斐几煥然一新  
使其徒朝夕宴處於其閒展讀諷誦曠然見性明心他日不下  
四禪者其爲利益一切豈淺淺哉比者又得信公禪伯來主是

刹四方學者聞風奔湊席下凡數百人遂爲一大叢林邦人信  
嚮設伊蒲塞盛饌無虛日亦一時盛事豈不韙哉嘗聞唐宣宗  
問弘辯禪師有人持經念佛如何對曰如來種種開讀皆爲最  
上一乘如百川衆流莫不朝宗于海又問師旣會祖意還禮佛  
轉經否對曰沙門釋子禮佛轉經蓋是住持常法夫經者徑也  
不可一日無於天下也審矣憲作斯寮爲沙門釋子之利豈徒  
爲遮眼計未成之日以書見告旣成併以圖來示丐余文以傳  
久遠余嘉憲之用心教子姪皆入太學又推其餘以及其鄰僧  
余衰也久矣廢棄筆硯不復爲文今日披圖喜而爲書其本末  
以告來者是年九月十五日左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夏之  
文記

吳塘接待院莊田記

姑蘇距常熟百五里介于中曰吳塘建炎間有顯師者造浮圖  
七級不克備而亡歲久且剝蝕乾道初有諸氏發大勇猛裂塵  
網以爲僧曰懷果因其舊址崇飾塔廟薙草萊以迄于成一椽  
一瓦皆手自矧慨然念曰吾徒之往來者無所共其困乏始議  
所以爲接待院以居焉慶元丁巳不幸以沒有嗣正妙以精進  
心而爲佛事視師有加焉今居像有廬說法有堂合徒有室鳴  
鐘有樓函經于藏崇啓對峙金碧絢爛寢寢大備矣雖然物之  
興也有時當果師之造始也無粒粟以資其徒於是有戴氏崇  
者割膏腴以胚胎之其子宣又以克大先人之志未幾而沈氏  
華氏復相與助成其美以濟其不逮然則是刹之興起也其機  
緣幸會豈偶然邪噫人之情夫豈相遠或者休于樹餓于道有  
饋一漿餉一簞隱然猶不敢沒其德况日莫途遠當風雨霜露



百舍重趼之際其至如歸飲食牀第不移而具當是時也何止一壺千金哉宜夫中夜以思以何因緣承彼恩力一至於使如負笈西竺問津臺山捩去柴柵以求曠徹之地是則師之心而戴之志也苟謀之道路某處而飲饌豐美某處而居處便適憧憧往來老死而不悟者吾獨柰何哉是可悲也正妙又將闢其址益增大之而人之有以戴氏爲志損夫田以續食者則附之左方以傳不朽有宋慶元五年四月初吉都梁周甫記

### 勝法寺佛像記

去常熟東北兩舍而遠有大蘭若曰勝法正宇佛像一日不觸自仆寔慶元三年四月也得其識廼石晉天福閒所造蓋歲久而後隳無足怪者時妙喜嫡嗣紹南主其席蔚然有道譽一方實宗仰之踵不及門而施者雲集有嗣寶蓮慨以自任爲之出

力幹蠱會得傑手曰僧淨慧意匠夙成出相妙好一歲而羸與  
繪飾之功哲然以訖事告矣今觀大雄如來巍處正座迦葉阿  
難拱侍左右普賢文殊以次導旁二大神厲色禦侮尊者一十  
八列坐其次觀大自在湧出後堵金珠閒錯丹碧輝晃香華浮  
空幡幢羅樹緇侶旋繞梵唄清暢鐘磬時奏殿廡肅然是爲大  
道場甲於南沙於是一邑若少若艾奔走作禮起敬起慕嗚呼  
此豈人力強之哉嘗觀佛之有像猶吾學校夫子之設佛者有  
大營締雖累鉅萬指期而集至於其徒甘心服役精苦自厲雖  
至老死亦不叛去是豈宗主其師之教日夜灌漬其心挺及吾  
民之故歟及觀天下郡縣學校敞麗嚴邃固不能一如佛者之  
居春秋祭祀一切取具臨時以應故事正旦月朔閒一會于庭  
旁者唱曰訖儀以就位俯伏而退意鄉之間邈弗相屬又非若

佛者之於其師懇切深到方且從事簿書期會敲朴之末以爲大故及立一事出一令而必貴其先意以承何哉夫儒之道豈不盡善冒天地育萬物鳶魚天淵莫不道從况民乎使夫如其徒之於其師其效可勝量哉今不責之躬反以尤夫人曰是安取諸彼及其欲勝之也又將曰夷狄之教以害吾道也如此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其說哆然而四出矣豈不甚悖矣哉吾因是益有感而歎息於斯故併以書之云嘉泰元年正月望都梁周甫記

### 大慈寺鐘樓記

千鈞之鏞不梁百尺之高而簣虞之則停輪息苦警昏導迷何所妄冀寒山夜半聲到客船非衲子明宗則詩人得句昧者往往以爲迂闊不切殆弗知美教化移風俗王者先務而心花發

明亦豈細事大慈爲福山望梁天監中初長江橫陳五峯擁環  
古木夾道幢幢如幢寺昔中微木日就槁及其再振木則重茂  
大鐘橫撞僅在平地厥聲弗鉉不足以發人狂醒醉夢深省文  
遠欲樓未幾而寂其徒如瑤了此緒績不日而成落之於嘉定  
九年三月旣望輦蜚半天遐眺無際寺與樓稱費幾萬緡遠初  
欲市田爲山家經常計幡然而作曰市田非比丘灋則又反諸  
檀施施者不受願聽所欲爲至是舉以權輿其事餘出於父母  
昆弟走蜚來北礪求記歲月余語之曰昭默大士云身爲比丘  
不導父母於佛法中曰不孝是役也予以繼志而起父母昆弟  
施心一舉而兩得雖然曩見子擔簦負笈問天台之旨於諸老  
今復見冠冕領衆於古靈山晉進不止至於厭滿心初流通所  
學以壽佛祖夫如是又豈特孝於其父母哉萬緡之費土木之

事耳吾所紀者在彼而不在此嘉定九年孟夏既望潼川北礪居簡記

慧日寺修造記

梁僧慧嚮造大寺三在淮南曰慧照在崑山曰慧聚在常熟曰慧日環常熟之境他佛廬無慮數十所或背岡巒而深穩或面江湖而舒曠其得勝槩固宜獨慧日在縣西稍北九十步臺殿屹立檜栢總翠當闌闌中乃有山林瀟灑意鐘磬石鼓之音時徹縣齋爲令者藉以少清曾次爲不易得也院從昔名重甲諸刹梅檀林率贍二千指非但爲展鉢計頗知相勉參請或在定累日無少懈怠以故主席者必當世龍象然後其徒心悅而誠服嘉定丙子夏五比丘子幸以少師樞使大丞相魯公之命來任茲上始至之日旱蝗積逋舍宇就弊緇袍稍稍雲散幸與佛

爲謀奮空拳而一新之凡所得施利悉以助修設毫髮無私焉  
居無何甌中之塵銷而戶外之屨滿矣於是首興造事聞者響  
荅富室至捐百金其窶人子亦分錐刀若法堂若庫院若浴堂  
若衆寮若華嚴閣若水陸殿旣次第補葺復製幡幢二十四首  
以嚴冥陽之儀初經函六百餘枚以足大藏之數三門兩廡舊  
爲賈區卜肆喧呶冗雜亟聞諸公而盡斥之塗以丹雘輝如也  
繼此來者欸門而容改升堂而意消使人折不善之萌者固多  
謂佛法無益世教不厚誣哉珽竭來試邑旣喜與蘭若鄰壁故  
因其求記而有考焉自天監初院爲十方禪林幾千載于此矣  
中更鬱攸碑碣無有老宿或謂三錫勅額曰壽聖曰晏安曰慧  
日亦口相傳以熟爾乾道閒僧宜意建佛殿淳熙閒僧宗璉建  
法堂嘉泰閒僧祖印慧光又建寢堂丈室皆未就去閒關至今

乃迄于成是必有數存乎其間斷非偶然之故也抑嘗誦須菩提經云菩提莊嚴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卽非莊嚴是名莊嚴夫靈山六年鵲頂蘆膝佛自處也金碧光耀十二由旬人奉佛也二者並行初不相悖今慧日奉佛之道至矣若夫離相莊嚴則在比丘反求而自得之嘉定十二年解夏日宣教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龍泉張珽記

梵頂山路記

常熟縣與海濱而地無大山縣依山之陽是爲隅山以瀕海之隅也又名虞山以昔人虞治於此也山北行九里是爲破山以鬪龍破山而爲澗也又北行九里是爲頂山又北行六七里是爲小山山之南北相距纔三四十里而名已不一矣又合而名

之或曰烏目山也縣人行還以舟航爲安而視道路無不勞苦者故自縣至破山卽有興福寺又至頂山卽有頂山寺其路隨山而山之形勢皆沙石雖去山稍閒而徑田之塍又亦燒塉而人跡不頻則榛卉爲之莽雲雨暴至則泥潦爲之塗人愈勞之也昔之僧於興福者悼其如此於是出其身有之財而累輒以甃之然自縣之北門以至興福之寺門而已因仍持久未有以動心者今頂山中峯庵主懷素大師圓於學佛而明朴於遇人而信願以甃石自破山之雙塔砌而甃之以抵頂山之寺門廼勤身以先人而訪人以許可昔之惡榛卉者果欲芟而夷之昔之病燒塉者果欲砥而平之昔之傷塗潦者果欲堅而實之其財可謂易求其力可謂易致歲嘗大凶人嘗大疫而於此未嘗不悅者其費錢百萬其役工數百兆於熙寧八年之孟春成於



元豐二年之季夏雖以堅爲之心感易化之人而必更五年方  
卽成功豈徐或疾之銳或挫之皆命於天耶若未乂而戚已成  
而休乃人之情也則天又烏能使之齊耶今夫奔車驟馬可以  
連轅並轡而無復異時之堦墁也春遊晚步可以携歌執笑而  
無復異時之榛莽也輕任重負可以鐘行星歸而無復異時之  
塗潦也是則因其廢興而有休戚乘其幾會而能變通果在人  
也古之治曰澮上有道川上有路而道路不除又責於任事者  
至於徒杠輿梁又各期以時月之成故行旅合散而人不病濟  
後世亡此而佛老之徒得於其門遂資以爲功雖州縣之吏時  
有銳意臨之而後或無繼者亦又有其意時不得自任以爲責  
者今懷素非徒能甃其路而已又能建雙石塔以鎮交衢之衝  
還以表溝閼也開四石橋以濟往來之阻還以表溝閼也是能

爲縣官之未爲者而以佐縣官之不逮者吾其可以無書耶元豐三年三月初一日文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守縣尉兼管句河塘溝洫陳于記

頂山瑞石庵記

夫生齒蕃息地据要劇水陸之會貨商寶路之所自出必有窮巖絕境龍怪之窟宅以爲一方之福遇其人善持事之應誠禱而輒收報效者其有益於民豈少也哉頂山之巔直上絕險怪篁鯁木陰森鬱翠之中有瑞石峭拔不可窮極而龍母之冢神龍之池環窟其旁邑民禱禳水旱曾不告召而千里畢至明道紀元之初浮圖守常者能默誦妙法蓮華經邑民陳氏浩滌相詔出泉二百萬屋其下爲庵召守常者持事之自是禳禱輒應而福在一方守常死庵其下者不遇其人則禳禱不效水旱相

仍嘉生不降邑民以爲甚患迨今治平丙午縣大夫向侯因民之願欲命滁陽紫衣僧慧安拯廢起墜益廣其旁以廊以軒以垣以甃以飯四方之來者相與講解佛事以起民人歲時祈禱之誠信夫窮巖絕境龍怪之窟宅足以爲一方之福遇人而興其信誠之應效蓋不可誣以神之爲靈嘗陰寂無形不可得詰而若依人以爲報其能不逆民之心以嚴香火之地以致誠於陰寂不可詰之閒而爲民取福善之應蓋亦賢於無所用心而欺闇以悖人者之爲也丁未春正月甲子承奉郎守尚書祠部員外郎充祕閣校理通判秀州軍州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河塘溝洫事騎都尉借緋錢藻記

明因寺改禪院記

常熟縣七十里有雙鳳鄉有村支塘而寺其閒曰明因方中國

知有佛僅餘千年而是鄉爲南徐時嘗曰永昌世俗近淺畏佛  
爲高明而毀擯之寺輒廢於乾元至咸通閒始復向信而知過  
去佛在彼又已證真矣見在佛在我不可以不永證也欲證在  
我又不可以不尊彼於是佛道重光寺亦興焉遂名再昌至皇  
宋祥符改元始易今額至熙寧六年遂爲禪寺土不變壞人不  
更聚而名目之不齊者時異事異實亦尊佛而已佛以一無冒  
一切有以一真破一切妄一切法是有我何使之無我本無無  
今安得有一切法是妄我使之真我自非真今安得妄一有一  
妄爲有情故一無一真爲無情故此禪律所由判也東西分祖  
南北異宗以攝戒名律以見理名禪此禪所由盛也夫律衣漸  
禪衣頓而爲之徒者以禪受十方以律傳父子因而反戈自伐  
與俗同污其不見繆於世者無幾蓋律徒之弊也初僧文曉由

是與流輩有不平者以自至有司遂攘臂鼓衆二十有一願更律爲禪自今日始縣爲聞府府下僧籍蒐可爲領導者衆薦今禪師紹瞻而府可之師至其徒有不悅者豫空其室以遁而頽垣壞壁蕭然如無人之墟師不以介情收拊遺衆繕葺故廬鳴鐘擊鼓晨唱夕和欣欣如也規範僅舉徒衆僅安歲輒大凶而水且旱百里蕪其八人輒大疫而逋且逃十室虛其九嚴不轉之心奉一實之事根無利鈍應病用藥其徒以此親施無厚薄示福田相鄉人以此敬行八年於今而門之外導長涇以利衆至涇之上營石橋以便行堂室龕殿雖未及美而小亦備矣嘗以爲佛之興無棟宇之安無朱碧之華或卽山與園或棲林與樹而徒衆羅列人天森填不以爲陋者願得法而已及夫祖佛不可見見其相而瞻親之足矣所以侈宮殿而非僭道師不可

得得其人而歸依之足矣所以麗室處而非過際無前後應運者昌法無正末叶真者隆居不必壯苟葺苟完以至於美而不慊者逢其適故卽大瀉是已徒不必繁或十或百以盛於千而不憚者會其緣故卽象骨是已由故以觀今則寺之興廢可見由今人以觀故人則師之操履可知因師請識之而論次如此若門未革殿未紺而丈室未壯必有待於他日余不得而書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五日前蘇州常熟縣尉陳于記

破山光明庵記

佛說金光明經是經莫知所始莫究所終杳無形聲廣無邊際最尊最上衆經中王類名曰金不可沮壞之體也現前日用光明之實相也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幽明之異死生之隔皆不出是經含洪徧覆之無外也廣矣大矣不入二乘之論浩然寂

然未離三界之中樂著是經則入起滅輪趣向是經則示懺悔法由懺悔法故能拂樂著之心無樂著心故能達菩薩之本有大沙門名曰海素以曩故行願愛樂是經出入是經受用是經得是經三昧安樂贊嘆之不已又思一切衆生同入道場供養是經行懺悔法去一切罪垢與人天四衆得清淨果究意了義入無生法忍安住如如復次香火之地不無擇焉乃相視此山西南頂有奇峯裂澗可以隔塵凡有長松茂竹可以庇經像燕坐屏息歸者悅來者遂以熙寧辛亥歲經始訖紹聖丙子年建立凡三十餘閒得東南之絕境擬化成之髣髴背望遼海而鏡空一天前臨上湖則澄光百里於是擊大金鼓出大音聲諸有聞者合手而至稱曰某甲等以宿昔緣隋塵色界煩惱障難願盡懺除素公乃爲整威儀良久而大衆恍然有先瞿然有得悲

帝懇切告謝而去往問之則曰所失者煩惱妄相向來覺知今已斷滅所得者口耳不及使余何言仲殊身隱光明跡涉懺悔聞此殊勝書以自警公命勒于石以示四衆云耳紹聖四年正月十五日雲遊比丘仲殊記

神祠

### 破山龍堂記

禮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若然春龍亦能爲風雨見怪物則其澤也在民厚矣神而祀之又宜矣常熟澤國也風雨怪物日作于民在有其地者苟祀之至民被其利祀之不至民受其禍汝南周君爲令之初夏且旱禱其神于破山之潭上果雨以應君曰受其賜徒禱以報不可也於是命工以土木介其象爲寶宮以蔭之著之於典其潔其祀於是風雨



時怪物止水旱不爲厲民經大荒連歲以穰其神之澤乎君之祀乎凡雩者春秋之道皆書之勤民之祀也君爲其祠已乞文其事日休佳其之爲也在民故從之咸通十三年二月十九日襄陽皮日休記

頂山白龍祠記

常熟縣之頂山世傳梁天監元年有村姥居其東孕而生白龍失所往三日龍歸若就乳姥怖而死其家卽所居葬之旣七日大雷雨冢遷于山腹泉池泓演木無棲禽歲之五月龍率來省或見形山閒始至必甚風雨旣留則一境爲之寒邑人以此候之唐正觀十年龍嘗鬪異龍于海虞山之東山破水泉出其下有破山寺今興福寺是也邑人因像事龍母子于寺西澗旁水旱禱焉本朝太平興國四年蔣文懌爲縣令苦雨祈龍而霽令

爲之增埤冢封濬治故池旣又卜遷其像歸諸頂山寺是日有白氣離故地而龍見旣至舍其像佛殿西偏而大治其祠宇結構之三日龍復見尾冢而首祠繼日雲氣光色錯雜遠近見之祠成文懌爲之記迄今禱請多應其興起年世與變異事跡舊碑實云大觀三年五月六日餘杭陸韶之記

### 煥靈宣惠侯廟記

政和二年漕臺以常熟白龍祠祈禱感應之實聞于朝越明年制曰可宜賜煥靈廟爲額邑人以煥靈之惠著在一方而爵號未崇無以昭神貺後二年縣以狀列于府府言于部刺史遂復保奏焉制曰可封宣惠侯於是縣大夫率佐官祇奉休命宣于祠下而邑之士雲集將退咸告于丞魯詹曰侯之廟宇君與縣大夫謀之侯之封秩君與縣大夫請之今堂宇將畢而綸誥適

班邑人鼓舞胥慶盍記之以侈其事且俾流于遠詹應之曰茲不敢辭惟侯之祠舊在破山興福之澗上父老相傳其誕育之異肇自梁武初我宋龍興妙選守令爲民師帥太平興國中蔣侯文懌來宰是邑距天監幾五百歲矣時積潦泛漲躬禱於侯不移晷雲斂雨霽歲則大獲乃迎侯與聖母之像歸于頂山壽聖之西偏是日白龍之見盤旋乎冢上彩雲之瑞焜耀乎山閒迄今又幾一百有四十載矣邑人乃相與作廟于山腰龍池之上侯之仙壘在焉經歷若是之久始克有成茲豈偶然哉佳城峩峩方沼濫濫峯巒疊秀回抱如翼長江浩蕩沃野曼衍左則福嶺狼崑右則虎丘崑玉遙岑寸碧列岫橫翠雲煙之祥疑在於仙島氣象之偉實冠於吳中觀侯之初以神力遷葬而陰陽家流咸謂勝地今新廟奕奕實下瞰焉庸詎知其非侯之意哉

政和五年十一月庚辰既望侯之告下十二月朔廟前後殿成  
若門墉廊廡蓋將有待於來者焉續其事以考之詹既書其槩  
矣復繫之以辭遺邑人歌以祀侯辭曰

白龍之峯巖巖兮白龍之泉潺潺侯之煥靈兮祥發兮茲  
山侯之宣惠兮澤霈乎人寰若歲大旱兮曰雨而雨天作  
靈潦兮曰暘而暘上恩之庀兮載渙乎龍章民報之篤兮  
締創乎斯堂淵潛而雲飛兮克相昊天五風而十雨兮賚  
我豐年千秋萬歲兮擊壤千耦萬箱兮大田文林郎知平  
江府常熟縣丞魯詹記

修白龍祠記

海虞彌望平疇有山突然自西北走東南左股盤紆前趾直踞  
崇岡隱起於腹脅閒顛有池焉叢木會蔚白龍宅之祠宇久不

葺不稱神居金華葉君知幾貳烏程有聲諸司能之以其狀聞  
諸朝移使令海虞旣視事謁祠下僂然若有感於中者自是水  
旱則禱之曰雨曰暘如響荅聲穀用以成民用以寧他邑歲飢  
而海虞之人不以瘠告旣三年矣君曰神之福吾民至矣吾朝  
夕去邑而神之居若是吾顏覲焉乃鳩工合材易其腐敗而赭  
堊其故暗廟貌煥然爲之一新惟神基迹於梁赫靈於唐以旣  
我國家雖以上下天地把握陰陽爲功然非人無愧於神則神  
亦何有於人也今神之福吾民如此是殆令君有以契神意哉  
葺其祠以荅神之休也固宜良請書其事於石又爲之詞以附  
著其後使邑人之祀神者歌之以樂神詞曰

雲油油兮靈之升風颯颯兮靈之下雨暘以時兮靈之豐  
我稼棟橈壁摧兮靈何依葺敝以新兮祈報則宜千秋萬

歲兮靈無我違時有宋慶元丙辰四月初吉丞昭武傅良  
記

龍湫亭記

頂山祠宮爲白龍祝嚴所肇於梁天監顯於唐正觀而助順著  
耀於我宋者也雩禱之應咸通中皮日休述之誕育之異太平  
興國中蔣文懌紀之政和二年始賜廟曰煥靈後二年封侯曰  
宣惠自是禱水旱則響荅制詔封秩累八字矣祠之側踰百步  
有上方院院有湫泓水清可鑑旱澇不爲之縮盈舊傳嘗見白  
鰻于中故俗稱白鰻池實龍之棲也吾宗趙君崇憲嘉定乙亥  
來爲縣大夫明年丙子蝗繼有自江北蔽天而入境者君率僚  
貳走祠下潔齋禴禳少焉龍見于天風雨驟至是夕蝗悉隕于  
江以斃秋告旱君卽湫乞水禱焉則辱居浴院下腐渠汙積謂

神龍窟宅而若此沮洳無乃非耶默與龍約雨若應祈當爲龍作亭以蔽湫之上且撤彼浴室前爲軒楹言未旣風色慘變片雲布濩隆隆獵獵若有驅導然隨車而雨遂彌百里罔不周飫汔成農扈穡事畢廼鳩石工廼命梓人以甃以削始創一亭而湫其四周巍然而覆翼之尋闢澡垢之地日南至縣大夫相攸築址白龍復見蜿如矯如近橫兩山之巔漏下十一二刻而藏冬而龍見非時也邑人故以爲異於是士夫民庶謂宜假以光靈增其封爵策書申命以詔亡極廼上其事于郡于部刺史次第聞于朝事下禮部太常合議條奏龍侯自靈澤宣惠通濟孚應而爲廣利公龍母夫人自靈順慈懿顯佑而加普應且易懿以穆詔禮官議是鄉貢進士陶元善者克奔走倡厥事會鄉貴在朝路又從而候趣之告下神人驩喜予以荅昭貺侈神功也

惟軒楹未就顧縣帑常在元枵之次是邦有寓公獨慨然捐錢以助其費君輔之私財一椽一瓦不以調民民抑不知有斯役戊寅秋七月建屋三楹棖題美奐如輦斯飛繚以垣墻氣象閎敞前馬帥周公虎作龍湫二大字爲扁榜趙君詒書求時侃記顛末時侃旣樂道禱祈之孚遂復于君曰余嘗讀易而得雲從龍之文及質諸韓文公而得其說夫雲者以龍之噓氣而成龍乘茫洋之氣薄日月召雲電然後以雲爲靈是龍之能使雲非雲之所能使龍也子思氏著中庸一經有言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蛟龍生焉蓋不測之水自一勺而致孰能謂龍之時潛不在宮沼閒此左氏載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之語豈不爲怪逮夫起陸變化雲霧滃然而從瞬息四海茲其所以龍之靈審如是不加敬於龍湫可乎歐陽文忠公爲乾德令祭五龍之文云百



里之地一時不雨則民被其災凡山川能出雲爲雨者皆有神以主之以節豐凶而爲民之司命余觀趙君龍湫之事其得歐陽公爲令之心歟心與龍通雨暘時若以是三載無水旱之害行將待去猶拳拳於軒楹之建封爵之加去如始至是不可不記也君字安伯登紹熙龍飛第今官奉議郎其操心也誠其律已也廉爲政無愧於顯幽云嘉定十一年九月朝散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趙時侃記

### 福山東嶽廟記

維我宋真宗皇帝東幸泰山告功于天大修封禪禮泰山之神顯膺褒嘉位號崇隆得非衛社稷福生靈運功烈於冥冥之際宜有所報稱歟是故四方萬里不以道塗爲勞往奉祠事有加無已且復用其至而思所以竭力於神者往往規模岱嶽以營

基構立爲別廟多矣然未有盛於姑蘇之福山也福山廟經始於至和之初先時草創類皆陋隘拓地增廣屢見改作智者獻謀巧者效工富者輸財貧者出力爲斧斤爲畚築爲陶旂與夫黜堊丹雘之飾其用不貲垂六十年樓殿門廊并諸從舍巍然而輪奐時旣久如此其盛猶弗休工而停役資信施於一方未必能爾也然而江淮閩粵水浮陸行各摯其所有以輸歲時來享之誠者上祝天子萬壽且以祈豐年而後保其家凡有求必禱焉率以類至號曰社會簫鼓之音相屬于道曾不知幾千萬人不及之乎泰山則之福山而已非靈貺感召有是乎福山臨江海上巋然蒼鬱岡巒回環殆亦勝地父老云肇祀之日有幅畫乘潮水至乃嶽神像居民得之欽事而加信焉隱顯之情相與符合如此嘗考山之隸於吳域曰覆釜蓋因其形似後易名

福山今廟據其上遂爲遠近祈福之地豈偶然也哉於戲畏禍而悅福人之常情能畏禍者鮮有不畏刑爲不善也明則刑及之幽則禍及之且惟福是祈而敢不爲善者幾希廟貌嚴飾則人之設心亦可見矣固宜有述以爲來者勸況以祝聖祈年爲先務庸可以不書乎衆謂邦哲寓居之久頗詳其事求文以爲記在位者助之請不得而辭政和七年八月乙亥鄉貢進士崑山魏邦哲記

### 重修福山嶽廟記

宋有天下垂二百年海虞又安憲度修舉人繁物庶拓地日滋文恬武熙寘民太平和氣中至老死不聞軍旅之事鼓卧不鳴邊境少弛遠夷欺天犯順乘不測之勢虵豕長驅犬羊無厭異時雄藩鉅鎮金壁奧區游騎所經略無遺燼平江蓋吳都會而

重兵所守也一日姦人欺賣蛻去無戶限之託一夫一婦一絲一粒蕩然爲空常熟距城百里揚鞭可至而夷人逡巡遁去不敢回顧神相之矣何以知其然常熟於縣爲望富家潤屋百貨之所藏平原沃野九穀之所利達官貴仕遠商大賈樂寓其境殆危時險塗盜賊之所垂涎者今舍弗取又地當南北之衝俯瞰長江對峙通泰於是大軍旁午悉仰是爲傳舍絡繹不斷累年于茲無或閒言脫有貪人暴客包藏禍心存爲不利旣而彌縫調伏姦宄自銷驩然請行莫敢竊發者以故齊民安堵居不告擾耕食鑿飲往往滋盛曩時豈盡天幸哉神相之也東嶽離宮初於至和崇大於元符實相斯民而治于福山福山南去縣四十里北壓江口卽古之覆釜唐之金鳳山也一邑之走望在焉老弱疾病歲年豐凶以至于旦莫之所經求冀如意而蒙福

者惟神是依越是以來遠邇加信歲率以莫春大會四方來者于廟之廷祈者禳者訴者謝者獻技能者輸工力者若貴若賤若小若大咸各有施投簪珥薦琛貝輦貨泉篚布帛廷實充塞紹興癸丑知縣事施公剛明清慎至誠有格樂與民基福田神施實德于民而報之不可虛拘宜卽其廟弊者新之圯者更之無者建之已經始者成之知鎮事趙公敏惠簡廉遇事輒辦曰惟爾有神質之在旁敢怠斯役因會所入披圖創規將侈其觀顧護國西齊王殿營治歲久宏麗及是命工度材一新輪奐楹丹栢刻耀映日星旣八月績用告備明宮齊廬壇壝之屬凡昔所未具與夫故制畢隘不足以揭虔妥靈者今悉章章顯設無不盡美騫然神居高明靖深洞洞屬屬應如影響以福一方蓋未艾也西成有所耆老將率邑之子弟慶于祠下命予記其事

因爲之歌以侑酒且致所欲禱者詞曰

妖氛塞路兮乾端坤倪獨保茲土兮初如弗知念我福兮  
惟神其依欲報之德兮曷知其歸用宏茲賁兮聊伸我私  
神其昭假兮克大靈威恢清宇宙兮太平以基與國咸休  
兮振古如茲紹興三年十月十日福唐李薰撰

琴川志卷第十三

琴川志卷第十四

題詠

破山寺

唐常建

清晨入古寺初日明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  
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寂但餘鐘磬音

同

唐僧皎然

雙峯百戰後真界滿塵埃蔓草緣空壁悲風起古臺野花寒更  
發山月暝還來何事池中水東流獨不廻

同

秋風落葉滿空山古殿殘燈石壁間昔日經行人去盡寒雲夜  
夜自飛還

破山山居八詠

唐僧常達

身閑依祖寺志僻性多慵少室遺真旨層樓起莫鐘啜茶思好  
水對月數諸峯有問山中趣庭前是古松

晚望立虛庭心心見祖情煙開分嶽色雨霽減泉聲遠樹猿長  
嘯層巖日乍明更堪論的旨林下筍新生

一室塵埃外翛然祇麼常睡來開寢帳鐘動下禪床溪浸山光  
冷秋凋木葉黃時提諸祖意欹石看斜陽

西來真祖意祇在見聞中寒鴈一聲過疎林幾葉空心閑憐水  
石身老怯霜風爲報參玄者山山月色同

真性寂無機塵塵祖佛師日明庭砌暖霜苦藥苗衰汲水和烟  
酌栽松帶雪移好聽玄旨處猿嘯嶺南枝

古寺凭欄危時聞舉妙機庭空月色淨夜迥磬聲稀漏轉寒更  
急燈殘冷燄微太虛同萬像相謂話玄微



胡僧論的旨物物唱圓成疎柳春來翠幽窓日漸明禪心親石  
室蝶翅覆花英好聽譚玄處喬松鶴數聲  
祖祖唯心旨春融日漸長霜輕莎草綠風細藥苗香月滿真如  
淨花開覺樹芳谷前鶯囀處時聽話圓常

烏目山五題

并序

祕書丞李堪

余被物役塗污故羈於人務網於吏位誠此身爲官府有  
也今四十加六年始覺老非欲而已至病不期而自來生  
何常而本空死如歸而共寂由是登水木之虛室遇霞月  
之美夜聞經梵之清韻覽香花之寶會則心悅以情動目  
爽以言發綺靡以文著冰釋以意達前月中隨漕輓牒治  
金穀事至常熟縣過烏目山其山左右前後僧居佛宇者  
有五因而成五題皆率爾所作非高妙也大中祥符三年

四月五日序

興福寺

雲門十里長殿塔明朝陽半夜風雨至滿山松桂香清猿嘯遠  
壑好鳥鳴虛廊塵土斯可濯胡爲語滄浪

延福院

蘭桂遶禪關半春香滿山風移金磬遠雲伴玉龍閑樹暗猿吟  
外花開僧定間塵心自然洗流水日潺潺

淨居院

入門松桂深清氣生人心霞影迷窻綺花光照地金微風起層  
閣初月升高林終夜魂自健滿堂鐘磬音

永慶寺

巖扉開早涼谷鳥紛遠翔花氣濕幽徑磬聲清上方雲生松澗

底泉落蘚池傍我有遺榮意移時坐石牀

龍院

林下金僊坊苔門掩夕陽花飛殿塔頂地照雲霞光松老鶴亦  
在洞枯龍已翔中宵動清衆一聲發虛堂

破山八詠

元豐元年蘇州常熟縣沙門思雅謁余言曰海虞之勝鍾  
於破山然林泉之勢游觀之繁無近與遠傳之盛矣自倪  
郴州捨宅爲寺數百年間僧人奇士往往間出而人知者  
願有以發明之余因請而詠其可道者俾靈蹤異跡不掩  
於山水之勝云元豐五年四月旦日宣德郎知蘇州常熟  
縣劉拯序

興福寺

齊郴州刺史倪德光捨宅爲寺  
號大慈邑梁大中改爲興福

我我烏目山曾臨貴侯宅重房昔珠翠峻宇換金碧泉激晨霞  
明松搖暮雲白宜爾山中人日輪自朝夕

### 文舉塔

唐高僧常達字文舉通涅槃經莊老書隱  
跡此山雖王侯詣門莫得而見塔在寺之  
東南三百步

圓昔探雙林卮言發南華萬里歸一空誰云正非邪門影搖青  
松曾廸貴侯車猶遺數層塔岌々凌飛霞

### 救虎閣

朱梁高僧彥偁嘗一夜有虎中箭投伏寺  
閣偁閣之下拔箭其虎舐血額偁而去閣  
基在三門之東偏

三昧遊深慈結宇依蒼崖猛虎伏巍閣拔箭非忘骸窮獸雖覆  
車危雀猶投懷况我見已忘而彼猶其儕

### 龍鬬澗

唐正觀中老嫗生白龍  
與一龍鬬于此而成澗

白龍鬬巍峯長澗落千尺靈泉應奇蹤高連莫雲碧寒影凌蒼

崖清流動危石八月苗正枯猶能變甘澤

體如塔

高僧懷述字體如學涅槃伊始終無瑕塔在文舉塔之東北

妙理悟三伊巍巍抗奇節千尺巖下松蕭然獨凌雪珠影雖青黃月輪豈圓闕危石揚寒泉至今伴清絕

宗教院

雍熙中高僧晤恩通天台教持于此在三門之西偏

妙義傳天台迷雲淨如掃初終雖五時脩短自三草結隱非此峯獲藏亦真寶秋來月正圓獨照松已老

空心潭

常建詩云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在殿之東北九十步

碧潭發幽石瀟灑無纖塵寒光湛秋月有物難比倫離鈎况無魚千尺徒垂綸到此心已空何用濯吾纓

御賜鐘

唐懿宗咸通六年賜

大聲扣洪鐘萬里來  
彤庭烏閑棲影重星  
淡雲氣清餘響遶巖  
壑林葉如迴驚有客  
發深省塵耳非謾傾

破山

尚書莫儔

久聞勝地有蓮宮  
乘興來遊杖瘦筇  
庭老樛枝翠瓔珞池  
生並蒂玉芙蓉飛仙  
何意來題柱開澗當  
年想鬪龍歸騎回看  
樓閣處雲深隱隱度  
疎鐘

同

李莊簡公光

時爲令

招提清絕冠諸方  
溪繞山圍勝氣藏  
好在池塘存舊址  
依然花木隱禪房  
風生殿閣元無暑  
雨後松篁自有香  
日暮不教清興盡  
更登絕頂瞰微茫

同

陳簡齋

不到龍門十載強  
斷崖依舊掛斜陽  
金銀佛地浮佳氣  
花木禪

房接上方羸馬暫來還竟去流鶯多處最難忘老僧不作留人意  
意看水看山白髮長

破山光明庵

僧仲殊

身是光明幢語是光明經光明聚不散妙有成真形示現三界  
前何勞問丹青坐斷龍鬬山寶月孤亭亭

同

吳郡陸曦

檻外琅玕山外山三峯橫碧有無間塵埃莫使市廛去斜日秋  
風更倚欄

虞山登眺

令孫應時

長嘯虞山迥天開風氣清南窺五湖近北覽大江橫歷歷三吳  
地悠悠萬古情雄觀有如此聊復記平生

乾元宮

令孫應時

塵囂咫尺愧山林  
勝日追隨得共臨  
千里江湖堪送目  
一窻松竹更論心  
清風政爾生秋意  
小酌何妨到夕陰  
歸路踟躕獨惆悵  
強須倚卷一微吟

望湖亭

僧仲殊

凝華浮藻五雲間  
下壓凌虛萬象閑  
湖水際天天欲盡  
落霞照出洞庭山

極目亭舊名望湖

令徐次鐸

幾點歸舟破暮煙  
數行鴈字落霞邊  
世間安得王摩詰  
爲寫琴川作輞川

頂山寺

直集賢院知蘇州

梅詢

蚌珠碧樹插雲立  
一綫紅泉透石飛  
童子怕寒爭閉戶  
夜深風雨有龍歸



秋晨至頂山

令孫應時

散目秋郊趁曉涼  
纖雲不點鏡天長  
杉松沐露連天碧  
杭稻眠風萬頃黃  
可惜文書妨勝日  
又還時節近重陽  
小山叢桂相揜得  
故故隨人作陣香

秋晚有懷頂山

令孫應時

小山搖落故淒涼  
想象登臨野興長  
萬里晴空初鴈入  
一年好景又橙黃  
極須痛飲償秋節  
生怕踈鐘報夕陽  
搔首故園歸未得  
籬邊寒菊爲誰香

留題頂山上方

范文正公仲淹

時知蘇州

平湖數百里隱然一山起  
中有白龍泉可洗人間耳  
吾師仁智心愛茲山水  
音結茅三十年不道歲月深  
笑我名未已來問無爲理  
却指嶺邊雲斯焉贈君子

同

令程準

雨歇黃梅後秋生麥熟前偶同金馬客來訪玉龍泉竹葉一樽  
酒榴花五月天不妨扶杖杖行到白雲邊

慶元丙辰中夏獨遊上方

令孫應時

澗水有奇觀山蟬發清歌穹林翠光合深谷涼風多孤遊轉寂  
歷佇立久婆娑吾生政須此欲去意如何

戊午六月宿山禱晴

鵲爲晚晴喜山如秋夜涼蟬聲起竽瑟雲影散牛羊神理應難  
昧民憂敢自康平生靜中趣未厭宿僧房

詰旦喜晴

一壑有幽意三年幾獨來龍鱗松薜荔翠羽石莓苔潤喜朝光  
動清知嵐氣開山前迎父老同作笑顏回

頂山栗

教授王伯廣

黃離抱中實紫苞發外彩寄蹤蜂窠垂藏頭蛻皮隘詎堪鼯鼠  
竊更復猿猱採心憐使民畏時須徇兒愛荆山破金璞驪珠掩  
微類續密文自保滋味身乃碎筠籠貢厥珍不在相梨外羅邁  
加其儀顧與菱芡對易飽屏膏肉餘功益肝肺懸風當令堅致  
濕忍使敗晉地棗非偶宣城蜜嘉配誰知麝香囊可居天下最

中峯

令劉拯

躡徑登高亭天遠不敢局疎簾捲危簷百里在舉目江橫縞帶  
明山隱螺髻綠啼鳥破長煙飛泉漱寒玉雲回猛虎嘯清風繞  
巖谷颼颼入青松古淡琴一曲倚欄更凝望斜陽上脩竹欲去  
還遲遲勝槩那可足

同

和靖處士林逋

中峯一徑分盤折上幽雲夕照全村見秋濤隔巔聞長松含古  
翠衰葉尚微薰自愛蘇門嘯懷賢事不羣

同

僧仲殊

聚遠最高亭登臨喜倍增貪陪青眼客不見白頭僧閉戶三十  
載壓雲千萬層龍珠彈落處一點白蓮燈

瑞石庵

令孫應時

修碧竹萬箇清甘泉一泓拂石可偶坐携茶聊自烹林深人迹  
絕日永山蟬鳴出門不忍去却立聽溪聲

寶嚴寺

教授王伯廣

平湖鏡淨中背貼青峯巒去郭二十里金碧輝波瀾是曰寶華  
鏡萬象鬱以盤壯哉宰堵坡一瞰天地寬誰懷墮塵鞅幾欲招  
飛鸞我生渺何能山水情所安扁舟幾來斯不爲開愁端意到

自行樂樽酒那追歡何如結青蓮超適心外觀塵迹身兩忘浩然天地間

同

中丞姚愈

浮圖插雲表列障環古刹平湖眇澄波萬態天光發我來陟層巔秀氣助毫末扁舟返明月萬頃玻璃滑

同

陸曦

出屋蕭蕭數百竿入門襟袖便生寒相期更待梅英發醉棹短篷來細看

光祿亭杏花

少卿陳揆

西郊見說春事濃杏花香發眠東風主人未解此花意小槽溜溜盃猶空勸君潏灩蒲萄綠好看枝頭紅映肉莫令風雨遣花飛徒唱人間斷腸曲

勝法寺

贈細師

李莊簡公光

時爲令

舍南舍北竹千竿鏡淨無塵碧玉寒中有老人清似水晚來相對倚闌干

遊勝法寺兼簡深公

尚書屯田員外郎

陸

道旁有古寺巋然聳梅林邇來衣褐徒包禍歲月深埋伏狡兔穴嘯聚惡木陰安得智慧劒力斬姦邪心吾師曹溪流所在人依欽郡邑兩交疏來發雲雷音初如碎瓦礫乃見真珠琳瞽者破其瞽瘖者披其瘖有若鸞鳳巢無復鴟鴞禽嗟予困吏役海岸宜投簪扁舟叩禪戶清風滿衣襟高論松桂間爲師揮玉琴

嘉祐三年

同

令孫應時

古刹精廬隱茂林斷雲疎雨正秋陰黃花又是一年事枯木依

然千歲心病酒未能收獨酌懷人無與共清吟僧窓夢覺鐘魚  
靜聽徹寒蛩語夜深

遊智林寺

政和戊戌

李莊簡公光

時爲令

扁舟來訪小叢林花木通幽院落深旋拂胡床成午夢閑持貝  
葉動秋吟竹聲瑟瑟生虛籟山意峩峩入素琴更喜老綱能會  
事手携爐鉞自相尋

鳳凰山

郎中溫革

慣作山林客聊遊戲劇場栗花收作燭栢子採爲香且放高情  
適都無俗事妨人間正擾擾只得扣空王

題常熟

楊備

遠逼江垠傍海壖落帆多是往來船縣庭無訟鄉閭富歲歲多  
收常熟田

送常熟錢尉

范文正公

仲淹

姑蘇臺下水如藍  
天賜仙鄉奉旨甘  
梅淡柳黃春尚淺  
王孫歸思滿江南

送安公歸頂山瑞石庵

侍郎王琪

談空二紀餘  
重此訪閑居  
身是汾陽嗣  
囊惟郭璞書  
公侯倒屣後  
泉石結茅初  
山頂收榛栗  
經秋信莫踈

送燕明仲歸常熟

李鼎

東南江海郡  
瘴霧腥蛟螭  
土俗異鄉縣  
客子懷歸思  
歸思何從返  
遠道傷百危  
干戈久未定  
一水分華夷  
壯士爭挽強  
覓爵唾手期  
而我癡絕甚  
尚復事毛錐  
三年行在所  
短褐風霜欺  
生理寄茅棟  
不飽藿與藜  
苦辛攻積憂  
欲語聽者誰  
賴有燕公子  
好事頗見奇  
鄰牆肯相過  
情話肝膽披  
君才駛駸駿  
不受塵埃羈



驥首志千里躡踏風雲垂乃翁名世將先朝補邦基殊勲鼎彝  
在勁節不少虧後昆德澤盛袞袞固未衰

贈常熟賀公叔隱士

錢塘周邦彥

懷珠崖不枯韞玉山有輝隱翳不言德人自知神奇公叔季真  
後不爲世網縻浮沉里閭間身晦道固肥弓旌搜俊良圭衡略  
無遺難偕集雍鷺寧作曳尾龜慈仁蓋天性惠澤施鰥嫠倒囷  
食流冗死葬病有醫人今泣遺愛若見峴首碑肯構有材子修  
德亦庶幾高風自茲顯豈病知者稀

寄常熟鍾子充隱居

錢厚

倦倚吳門思沈寥懷人清致詩滿瓢池塘芳草夢初斷風雨落  
梅魂正銷一百五日寒食節二十四浦春江潮遙知藥圃曉經  
斷舍後蘼蕪添綠苗

題龍山

菊磴高九萬

古滄浪外精籃縹緲間木枯曾閱世龍老解分山鳥道秋迷跡禪房晝掩關詩成遊子去流水自潺潺

遊龍山

浦城章康

名山久相望今日爲著屐到寺第一義古松互蟠屈一一龍蛇形風雷氣蕭瑟纓絡檜兩株皆數百年物佛燈耿青熒像設暗金碧空廊極徘徊老屋共崕兀僧房小槃礴西原訪泉石於其最幽絕似可便築室因而思古人多有愛山癖要之亦何爲一賞事已畢上方不及登尚或俟他日無非會心處妙同箭鋒直山靈謂何如移文茲不必作詩留山中併可告來轍

破山雙頭白蓮

少卿陳揆

湘南夜永風露清明月耿耿波益平嬋娟有人步羅襪瓊璫玉

珮雙娉婷可憐玉骨埋藏久腸斷人間無復有豈知化作蘭若  
蓮宿契未忘猶並首想應快意洗塵緣不向謝池爭取妍玻璃  
槃中淨土頰一心稽首西方仙請君以圖獻天子當與嘉禾並  
周史母令寂寞墮空山泣月悲風清夜殘

詩送張安道僑朝散赴闕

趙清獻公朴

君數過予澌水邊從容不覺歲華遷同年契有二千石

夫郡守大契

最厚釐務官成三百篇

安道在官著詩盈集

兩縣子庭俱戲綵

是行開化德興悉是便途

一州僚館競鋪筵

郡官錢席彌旬

到應禁闥新秋近喜對威顏咫尺天

安道作詩慶國鎮高退輒依元韻奉和

里人迎候巷居稀未老先休世所奇兩頰朱顏君退速

君年方六十八

滿頭霜髮我歸遲

七年已

優游豈顧千鍾祿收拾如終一局碁

飲食節調資壽祉願同山下有雷頤

二詩縣人張氏家藏墨也如新今附載于此

琴川志卷第十四

志卷第十四

琴川志卷第十五

拾遺

石室

在常熟縣海虞山石室凡十所相傳太公避紂居之孟子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常熟去海近或是

戴吳郡志

文學橋銘

壺山黃士毅

魯鄒而降道爲絕學千五百年起濂續洛寥寥閩派久幾復絕再起滄洲教修日揭無極二五在人一源故不同地時生聖賢吳通上國公卽遊魯胡然歷世莫踵公武觀迹亦昧吁方肇祠是用作記意嚴灑譏哂予小子世閩產吳敢誦所自滄洲之徒登橋而思刻銘述記期我同心如水洊至能令後學本末易明僞行不作踵公自今

此書即兵部麟武和得於興福寺而失之一卷予  
從借觀兵部別以抄本相示道中為事間為傳  
寫兵部均係原帙歸許文學強美予又從借觀  
則失者已全駭而叩之延南都書肆偶留殘帙  
為文學所搆也嗟乎延平、劍越三百年離  
而復合真非偶然吾邑典故茲為魯靈光兵  
部珍藏于書文學稟輯于今俱可嘉尚予之蒐  
討亦不謂不勤矣感而記之

宗禎己巳初秋龔立本書